

# 南北極 探險家



# 亞勉純傳

CHARLES TURLEY 著

邵廷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分類號 **784.748 938**

登錄號 **32112**



閩侯邵挺譯

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傳

嘉興金問泗署檢



3 0661 6494 2

# 顧序

邵君筱珍譯塔利查爾氏所著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武洛傳既竟，郵索予序。予曰：亞勉純真那威偉人也。大仁大勇大智，咸備一身，能肩至苦至勞之任。其「西北航路」之穿行，南北兩極之鑿險，奇勳冠今古，非偶然也。爲國家爭光榮，爲科學奏偉績，爲坤輿開新知，名成功立，若可以已矣。卒以救人之危，捐垂老之軀，尤能人之所不能者。邵君譯其傳以介於國人，殆有心者歟，樂而爲之序。

顧維鈞。



## 例言

一、本書譯文，不用文言體，亦非純粹語體。係試做近時報紙筆法。

一、先就原書逐句逐字逐譯，力求其信。再擲去原書，刪削同章及上下章的重複字句及段落。卽不複而贅，與無趣味字句，亦並削除，務求其達。最後稍爲潤色，而意旨仍不敢違背原書，以求近雅。

一、凡各地名、書名等，初見附注洋文，特別名詞亦同。距離過遠時，重見亦重注。

一、南北極與地球中部的位臚不同，不特寒暑相反，而明暗亦以月份區分，不以晝夜變易。請讀者注意。

一、特附大事表及冰雪特別名稱表，以便檢討。

一、譯者學識荒殖，尙祈指正。



1947.12  
233



第一章 例氣 位 一

第二章 受挫 六

第三章 經驗 一二

第四章 進行 一八

第五章 約亞港的停留 二六

第六章 「西北航路」的通過 三四

第七章 北極探險的變計 四二

第八章 鯨魚灣 四八

目錄

一

32112

|      |       |     |
|------|-------|-----|
| 第九章  | 冬來    | 五六  |
| 第十章  | 南極出發  | 六二  |
| 第十一章 | 上登與前進 | 六九  |
| 第十二章 | 南極    | 七六  |
| 第十三章 | 北歸    | 八二  |
| 第十四章 | 佛蘭蒙號  | 八八  |
| 第十五章 | 前瞻    | 九五  |
| 第十六章 | 多難    | 一〇二 |
| 第十七章 | 磨折    | 一〇九 |
| 第十八章 | 幸運    | 一一四 |
| 第十九章 | 冰中紀實  | 一二〇 |
| 第二十章 | 大飛航   | 一二七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那威號飛船 | 一三五 |
| 第二十二章 | 一洲至一洲 | 一四一 |
| 第二十三章 | 末次飛航  | 一四五 |
| 附錄    |       | 一五一 |

目 錄





# 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傳

## 第一章 立志

在探險史中，欲求一探險家成功比亞勉純更偉大的，真不可得。亞勉純的生平事績，固十分偉大，而以他死事的光榮，益加顯著。或者他死事的光榮，反把他偉大事績，蝕食不少。

武洛於一八七二年七月十六日在澳斯麓（Oslo，那威京城）南邊數英里一農村誕生。此村俯瞰高倫莫河（Glomme R.）滔滔的流水。倚山都一面，亞姓聚族而居。山陬海澨，環堵峻峭。其在澳斯麓灣口，島嶼錯落。數百年來爲引水製船家與漁人棲息之所。此等人類的生活，常遭艱險，而又永遠困難。奢侈品自然絕對沒有，卽生存必需品，亦常不易得到。

可是窮苦生涯，不無補報。島中人心身兩健，演成「鋼鐵的神經」，非普通人所可期。武洛先世既在巉巖不適居的島嶼營生，後此武洛於驚險過程中所表現的美質，吾人倘欲探本溯源，自無難事。

亞姓血液中，實存酷愛洋海的觀念。武洛的父親，愛羨船舶，甚於學校。幼年便得捕鯨船船長的資格。一八六四年航游中國，作蜜月旅行。當時遠東航程，帶有重大冒險性，究竟亞夫人樂此否，則不敢知。

隨後武洛的父親，與武洛的諸伯叔掌管一鉅大航業，故穉子所呼吸的空氣，帶有海腥的鹽味。且平居耳聞殊方國家的怪特與遙遠，聳起遐思，心焉嚮往，不僅認爲美談，引起驚異。

武洛兄弟共四人，武洛最少。生三個月，他父母自村間移居澳斯麓。不久假期到臨，又匆匆攜諸嬰回故家去。而河流、樹木、田野，頓成小孩子的樂園。時武洛太幼，不能與羣季追逐。卻能覓得池塘，自學游泳。手足四展，淹溺垂斃。幸被一看護婦和一村童瞥見。很不體面的拖出水來。最可笑者，數十年後，武洛成一探險家，名馳遐邇，而此回援救之功誰屬，竟成老嫗與村夫間劇烈的爭論。此兩人爭附末光的心理，熱烈可見。

亞氏兒童真有幸福的。有他們的環境，更有他們的父母。父性嚴正。以自己失學，多感不便，決不使兒子再受同樣苦痛。母系出瑞典，更是童稱真正的侶伴。參加遊戲，獲孩提的信心，極天倫的樂趣。

他們在村間，享受曠野生活，自極恬適。即在澳斯麓家中，還有鑿鋸各工具，及他種材料，任聽玩耍。武洛兄弟匠心獨運，把現有物料，構造完全原始時代的雪橇(Sled)。乃取琵琶桶的鐵箍，用柳皮條捆紮而成的。小孩倘能立在此種構合物，無論再站何物上邊，必能挺直不仆。嗣後奔馳冰天雪窖，建立豐功之人，其最有用的準備，實基於此。

至於教育呢，以武洛天縱不羈，若望他成一學者，便是夢想。他自說：「那威教程分成六歲至九歲的小學，九歲至十五歲的體育學，與十五歲至十八歲的中學。我經此過程，尙覺一帆風順。」他敘述生命無特色的時期，只此寥寥數語。

武洛十四歲喪父，諸兄出外謀生。祇他與母，形影相依。母意武洛應學醫。到七年後她死亡的時，武洛行動，未曾使她失望。可是她的死亡，或者免她陷於重大失望。

武洛年十五，讀佛蘭克林 (Sir John Franklin) 探險隊的紀載。崇拜英雄的心，油然而起。曾說：「四百年來不列顛一切勇敢人，把自己的財富、勇氣及魄力，隨隨便便拿出來，以作開通西北航路（自歐經美洲北岸而達白令海峽 Bering Strait 的航路），無畏無功的企圖者，無能超過

佛蘭克林的勇敢。」又說，讀此紀述，神魂俱往。畢生過程，均此陶成。武洛因不敢拂逆母意，偷偷的，但是不可移易的，下了志願，非爲北極探險家不可。

最異者，武洛對冒險的思想，並不及他迷戀於佛蘭克林一隊所受的苦痛之深。因見許多北極打先鋒的人，受過無任磨難。便想此種磨難，應輪到了他。他實欲成一殉事的人。凡深知少年思想者，自然曉得少年的壯志。特武洛此種志願，又非少年所常有。

武洛對未來的計劃，雖嚴密守祕。——自然無人能爲密事的可靠守护者。——卻立即準備一生的志願。當時那威體育運動，僅足球與溜冰兩項。武洛溜冰，如鴨嬉水，習與性成。足球亦參加，祇作練身的用。還有一事，頗恐嚇了他的母親。她和當時那人是一樣的，隆冬必緊閉窗櫺。武洛雖在酷寒夜裏，則必把臥房的窗，大大掀開。決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鍛軀殼。對母親的解釋，只說要吸新鮮空氣（此一句引用他書補入）。

武洛十八歲畢業於中學，勉從母意，入大學，研醫術，自然不能專心致志。自說：「我母同世間溺愛的母親是一樣的，她以爲我係勤學的模範，我實比不注意的學生更壞。」此種雙重的生命，駸駸

過了兩年。惟醫藥既不嗜學，在此期中，除嚴格磨鍊體格外，餘時大都荒廢去了。二十一歲喪母，旋離大學，憑一己的自由，企圖積年幻夢之成真。

武洛於求現幻夢之前，極願受軍訓，只因近視，恐當局不納，倘醫生檢查，僥倖通過，自必竭力服務，以求無媿。

他站在醫官前面，解衣受驗，醫官一看，便滿口驚歎：「少年人，如何汝在此世上，能養成這一副絕美筋肉？」

武洛謙和說，數年來重視練習，就是使筋肉如此發達。不料這位醫官係人體欣賞者，邀請別位來勝奇觀，武洛不勝懊惱。

隔房數官員來時，武洛「幾欲悶絕」，而檢驗員反如貨物展覽人，將珍品陳列示衆。

此際卻有幸運的地方。醫官喜察健身，全忘一查眼力。結果，武洛試驗及格，如願得受軍訓。軍訓僅佔一年中數星期，仍能繼續體格的鍛鍊。他自說：「此種鍛鍊的結果，幾幾於我的生命，寫個『壽終』字樣。種種峻酷的艱險，相伴而生，有若我的命運，鑄定宜與北極世界相奮鬪者。」

## 第二章 受挫

武洛會同一位長兄冒險出行，差幸不死，而癡狂實達極點，有足述者。澳斯籠西邊，層巒突起，上爲高原，向西伸展，幾達伯爾更（Bergen），高原拔海六千呎。西端下降處，削壁斗絕，祇兩口有通路，談不到安全二字。夏季，拉卜人（Lapps）驅羣隲就此食草。入冬，則人獸俱散，四望蕭然，僅一堅實木屋，點綴空曠，算是「不二」人居。

在冬令穿行此高原，乃紀錄所未有。武洛的膽殼大，而心不穀細，決意試作「東自莫更莊」（Mo-gan）西達濱海加連莊（Haren）的穿行。」高原寬約七十二哩。武洛預計，氣候若不甚惡，兩天可畢橫行，他的計算，自成極可笑的錯誤。

他兩人不顧冬寒如何，直奔莫更莊。而一極小的屋廬，已居住六人。原想一宿登程，而光降的翌日，大風雪來迎。八天不少斷，不得不逗留了六天。此役自始卽不快，可是農人歡迎不速之客，款待格外殷勤。當時在年中此季，絕無游客，忽來兩青年，縱有些不便，總可打破莫更莊的岑寂。但農夫同他

諸子聞知過訪的理由，力勸來客拋棄此行。說：「冬日無人作此行役，亦是辦不到的。」亞勉純兄弟對此警告，毫不措意。以為已進行到如此程度，若僅在擁擠小屋，虛擲幾天的光陰，悄然歸去，未免覺得愚蠢。此見解，自然有人認為膠執。

天既開霽，農夫伴他們行到高原的麓。指點極易攀登的去向。含痛的說一聲「再會。」

兩兄弟自恃滑雪技能，並信賴天氣清朗，以為高原的貫穿，必迅速成功。一切準備，乃冒險的簡陋。只攜麋皮的包裹，不帶帳幕。另有數小包糧食，一盞火酒燈，一個袖珍指南針，與一張薄紙地圖。假使幸運照臨，配備已太不敷。遭遇當時的狀況，缺乏更極危險。

出發伊始，尚無意外事故。直向原上小屋前進，擬往投宿。因開始順利，很容易的到了高原頂上。薄暮即達此屋。很疲敝，卻很歡慰。

錯節此時到臨了，門與窗都釘鎖了。就是烟突，也蓋上厚板。狂風復發，颯颯悲號。氣溫驟降零下若干度。而旅行者未抵目的地，面目盡被嚴霜侵蝕。屋隅幸有些積薪，煞費困難，燃燒取煖。

亞勉純說：「火燄已張，晚餐已畢，我們覺得很好。」——然數日來，差覺滿意之處，此是末一回。

次晨風雪交加，堵截前路，糧食立成嚴重的問題。覓取一小包小麥粉，煮成稀稀的糊。因拘屋裏兩天，全賴此享受物，得以苟活。既無滋養料，又不適口，自易置信。

第三日氣候雖不足鼓人勇氣，他們卻決計續上征程。地圖化為紙漿，全賴指南針示徑，勉強邁進，而到達高原的削壁以前，黑夜已追跡而至，不得不在曠野歇宿。不寧的夜，與不測的禍，均在等候他們。

他們展開篷布床，置糧食囊於腳邊，再用滑雪竿標識。自謂萬一囊被雪掩，有迹可尋。而夜裏冷凍淒絕，亞勉純與起尋囊，已杳不復見。卽次晨力搜，仍不可得。

多年後亞勉純紀載此事，說：「回憶此日，我無從得一合理的推想，以解釋此物的去向。而此物失落，自是無疑的事實。」簡言之：亞勉純處境已危，餓糧頓失，險狀益趨極點。兄弟商決，最善辦法，獨有向西推進，希望趁天色未黑，找得食宿處所。一出發，雪便重重下降。茫茫宇宙，無物可見。情景可驚至此，不得不將到達加連莊的希望，拋擲雲霄以外，轉回頭，望着出發點倒退。勉行數哩路，天沉沉入黑。

這跟着到臨的夜，亞勉純兄弟均永不忘記的。逼在濶野過宿，毫無別法。武洛自己在雪中掘成小洞，頭先鑽入，拉袋繼進，初覺是個妙計，而結果如何，他筆記說：

「夜間忽大冷，濕雪侵凌洞裏的我身與洞口的我脚。溫度益降，雪且凝冰。我半夜醒來，覺得瘧聲極意轉動，調換位置。而我直在堅冰中凝凍，動不得一寸。竭力鼓動，求自擺脫，亦絲毫無效。大聲呼我同伴，自然他也聽不見了。」

「此時我驚駭，在極驚駭中，聯想他亦同樣封凍。假使雪不立刻溶化，我兩人必在鬼樣的冰棺裏面凍死。」

「我的呼聲，登時沉寂，我不能設深呼吸，自知必須安靜，否將窒斃，不久我又睡過去，或者昏迷過去，是否空氣缺少，呼吸困難所致？抑係另有緣故？我全然不知。」

說一句實話，亞勉純生命之危，其間不能容髮。他的兄夜起，弟已不見，喊呼亦無回音，便瘋狂似的四處找尋。及見代床袋的毛幾根，掩插雪中，幾幾望絕。立刻盡力挖掘，歷三小時，纔把拘囚於極便當的墳墓中人，解放出來。

救護工完，黑夜未已。這一個軟弱的，同那一個疲敝的冒險人，均不願停留天色微亮，便即就道。歷數小時，武洛的兄又「突然不見，好像大地把他吞下去。」他在懸崖跌下約三十尺了，卻幸仰翻落地，負戴的物，代他受傷。兩兄弟匆忙的行役，總算還有幾縷的幸運。意外事件，實給他們以一警告：曙光未臨，勿得前進。

東方大白，又復啓行。所就道路，乃亞勉純稱爲「似無希望的旅行。」此語自有理由。緣他們除食些麥糊，將近一星期，別無果腹的物。到此尚未完全昏倒者，獨賴高原的水泉，「左右逢源」，供給尙足而已。

次日依然風雪漫天。入夜匍匐行至一處，遇着小小的遮蓋，滿貯乾草，周圍還有雪轆的印痕。此等文明世界的符號，實使亞勉純發生勇氣。在草裏過渡安寧的夜。翌晨獨隨雪跡出走。遠處忽來一人。亞充聲嗷呼。呼聲越高，此人走避愈快。明明誤認遇着儻來的鬼怪，爲狀極驚愕。亞繼續力喊。此人退至自謂安全之地，方纔止步。幾經猶豫，始肯冒險會晤。亞詢知：距離數日前輕易出發的莫更莊已不在遠，不覺極端驚訝。

亞勉純不敢耽擱，回找極疲乏的兄。不及一小時，兄弟復偕臨那莊屋的柴扉，可是幾歷風霜，形容頓改。莊民不信就是近時投宿的人。亞說：「最後吾人使他們相信，重承以種種雅意相將。」

兩兄弟逗留兩天，纔回澳斯麓。而澳斯麓的友朋，正極擔憂，已出覓他們。

此回挫折的結果，是十分奇妙的。即亞勉純亦於一年後聽人傳說乃知。

人家說：某日加連莊農民，步出戶庭，見雪轍印痕，自東迤邐而來，至以爲異。遠校對日期，確是亞勉純昆仲的「雪爪」。足見兩兄弟返就歸程，必已逼近高原西崖上面的村莊，幾達目的地，而竟不自知也。妙妙。

## 第二章 經驗

天才二字的解釋，無論如何正確。亞勉純準備事業，實用無限的苦痛。他計劃完密，雖格林威爾（Chromwell），亦必欣悅。亞目標一定，雖萬千困難，萬千失望，總不拋棄到達的決心。

凡北極探險書籍，亞無不旁搜博覽。因得一結論：探險隊的缺憾，常因作領袖者不必悉爲船主，遂不得有二頭的指揮。發生摩擦，功虧一簣。

他說：「我非彌補此種缺點，永不領率探險隊。獨一辦法，我躬應多得做船主的經驗。」

此種工作，既久且難，終不足阻他決心。他得到桅船船主資格的數年，把大部分時間，用在船中間會受僱爲馬達連那號（the Magda Lena）船上普通海員，往北極捕鯨。他說：「這是我第一次與冰相撞，我很愛羨牠。」

一八九五年初，他由法國騎踏脚車，行抵各搭芝那（Cartagena）。搭阿斯加號（Oscar）帆船，開往扁薩古拉（Pensacola）。此埠是當時美國木材貿易港。歷此長程，他未有工薪，卻極賣氣力。同

船水手均認爲絕好同伴。船係運木赴英。亞既到古林斯卑（Grimsby），卽登岸。在書店覓得北極探險的著作，對於開通西北航路的慾火，更加上燃料似的。

未幾，武洛的一個兄，在黑都拉輪船（S. S. Huldra）充大副，武洛充同舟一海員。兩兄弟既到凱因（Caen），決往不魯塞爾（Brussels），拜訪杜格拉芝（Baron de Gerlach de Gomey，死於一九三四年）。杜正在組織地極探險隊，擬簽字以大副一職畀武洛。而以武洛願習航海一課爲條件。武洛極樂接受，嗣且深表感激。

他筆記說：「一八九七年我走個幸運，比利時南極探險船公司接受我爲會員，研究南極的磁極，我僅二十五歲，於比利加號（Belgica）離歐前，竟獲選爲大副。」

在比尙有一事可述，此時亞勉純尙未蓄精萃神於事業，而可笑的心情，油然而露。據說：兩兄弟在旅館中因不能引人注意，決採補救的急法。當時南申（Fridtjof Nansen）與索都率（Sverdrup）初從北極歸來，聲名洋溢。如用方言來說，他們大名「在新聞紙上」出色當行。兩兄弟便在題名簿上冒簽爲「南申」與「索都率」，結果有奇效，亦彌覺煩惱。旅館備一車兩馬，聽候馳驅。向之不注

意兩兄弟者，今皆大注意。特此諧劇，無論旁人如何輕信，總不可久，兩兄弟事竣立行。

比利加號的遠征，亞勉純稱爲「國際的事業」。船主乃比國砲隊官，曾在法海軍供職，卒成「商船頭等船長」。醫師爲戈克 (Cook)，名聲狼籍，而亞勉純對他，常存誠意的讚賞。科學研究家，一爲羅馬尼亞人，一爲波蘭人。水手屬那籍者五人，餘悉比人。誠極錯雜之觀。

此役宗旨，前已言及，係研究南磁極。然杜格拉芝未受應享的盛譽。而米爾博士 (Dr. H. B. Mill) 爲之表彰於泰晤士報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倫敦之 "The Times")，蓋亦有感而言。

銓釋先鋒兩字的真義，杜格拉芝自是先鋒。非杜則亞勉純便不能首得南極的經驗。有以嚴格試驗他之適宜於探險，雖亞不自重視此節，而在比利加號所學的工夫，隨後受益宏大，則無可疑。

比利加號前往南太平洋的航線，不取道澳洲，乃取道雄角 (Cape Horn)。既到托拉底休谷 (Terra del Fuego)，因研究科學，停泊數星期，科學的知識，所得不少。而寶貴的時間，因以損失。益南航，至古拉亨蘭 (Graham's Land)，又以探索海岸線，展宕航期。冬令逼屆，而澳洲南岸與目的地之海程，相距尚遠，乃向西航，適遇非常的挫折，幾絕探險的命運。

亞勉純筆記說：「一日我登駕駛樓，代替船主的下午瞭望。狂飈搏船，雪片霏霏，四向冰山，灼然可見。船主指點北向不遠處一冰山，說：他常在此冰山的風蔭處（the lee）航駛，藉蔽烈風巨湧，免至吹離航徑。」

逮那位比利時青年來更番，亞勉純把訓條轉囑遵行。風浪凶狂，船殊擺動。次日亞勉純睡醒，則全然靜止。

亞勉純續記：「當然有怪事了。我急穿衣，奔至駕駛樓。船已停頓於小壑中，冰山圍堵，我問比青年，何以到此。他答：他亦如我，不知何故，因夜裏的暗黑和風雪的推移，見不得那冰山，無法依隨。狂風將船作無目標的驅逐。在兩冰山的罅隙，來了一個擅威權的太平洋涵湧，舉船擲在此靜止的壑中。叨天之福，方跳越巨濤，經淺口推進的時際，未被撞碎。」

此時，可立被冰山環鎖，卻以駕駛巧妙，差脫此危。而更驚險的事，接踵而來。又遭遇另一個風暴了。

亞勉純至是乃言：經驗缺乏，以致駕駛錯誤，他們應向北航行，趨濶海。而所爲者，乃在冰區缺口，

駛入南方，頂風頗簸。

此種主張的結果，實至嚴重。風威未減，船已深深陷入冰區多哩。不轉瞬，所經航的一道冰墜 (ice-fall) 逐漸封鎖，把船堅固拘捕。

亞勉純筆記說：「至此吾人已封入南冰洋的冰中。值地極的初冬，飄流於航圖未標載的南海。」他們遂逗留此處，經過永不能忘的十三個月，全體幾盡患血枯症。正副船主同病，亞暫任指揮，情形殊覺不妙。亞想籌一解決方法，卻多賴戈克的協助。「戈克於同事中，實具不挫的勇氣，不衰的希望，不窮的歡悅，不倦的仁慈。如有人染病，他倚榻安慰。有人失望，他即來激勵。不特他的信仰，不可搖動，即技能與膽識，亦廣濶無邊。」

距船半哩許，有小小的水壑。戈克篤信：到冰開時候，通海的孔道，必定直經此壑。提議先行鑿渠，引船入其中。

此種推想，由亞勉純觀察，近於瘋狂。第一，未有適用的工具，可以着手。第二，大家均不康健，又不慣操此勞。戈克堅說無論如何，做一點事情，終勝於閒坐縈愁。他們乃共同着手，歷數星期，拖船入壑。

時雖仍須等候，而努力的工程，果然食報。亞坦白承認：「戈克的預言，顯驗。冰凍圻裂，入海之道，直達澤壑，喜慰振精神，吾人儘速啓程，趨潤海，得安全。」

歸程自有不少驚險事件。然比利加號航海兩年，幾經磨折，終奏凱旋。

在亞勉純的時代，倘他飽閱地極狀況，隱隱優游，固無足怪。然此人不特不稍心灰，且決再自行率隊探險。

## 第四章 進行

亞勉純自南冰洋歸那之年，得船主執照，力行白領探險隊的確定計劃。他在比利加號的數年，已有此想，並決計如得實際幫助，必利用機會，兼為科學的研究。他說：「我擬把童年蔡迥西北航路（the north-west passage）的夢，加入科學上有極重要的目的，——就是確定磁性北極的方位。」

亞之為人，向不缺少冒險的雄心。但欲成功，則因經濟與他種關係，必須勸誘別人同他一樣興奮。

當時研究地球磁性的最大權威推紐梅爾亞教授（Prof. George von Neumayer）亞持一介紹函，抱無限希望，前往漢堡（Hamburg）拜謁。著名科學家，非世上易見的人，以素不謀面的青年，款扣堅固壁壘，希望似極有限。

孰知此等恐慌，都非必要。教授立即延見，聞道來客乃萌芽的探險家，發生興趣，頗謙和，又詢知亞兼欲確定北極的磁極，突然掬誠擁抱並說：「少年，汝若能是，將成數世紀以下人類的造福者，此

實是奇功。」

教授既優渥待亞，又爲轉介於聞名科學家。多給以研究的機會。不數月，亞已飽獲在學理上和實驗上磁性觀察的知識。

還有一次的拜訪，爲亞所最敬憚，即趨謁南申的一件事。

亞自童時，崇拜南申如偶像。嘗言：「多年來我瞻仰他如超人，他的探險事業，使我百骸奮興。」亞深知當代最大探險家的勗勵，有最鉅的助力，若遭冷眼，不特極感不快，且幾爲成功的致命傷。然南申贊成亞所指示的計劃。從此刻至死日，爲亞得力的良友。

如此過程，如此滿意。而金錢一物，即非探險家，無不生畏者，亞則空無所有，又須爲世上最不快的事了。他須請求別人，對他企圖，發生興趣，肯解囊相助。此事自必常被拒絕，亦常得慷慨捐輸。例如南申，即樂助不倦的人。亞故集得相當基金。初次用途，以購科學儀器。

亞儲此珍物備用，還要解決最重要的置船問題。幾經商議，纔把約亞號（*Gjøa*）買來約亞號爲四十七噸的漁艇，曾航駛於北冰洋數年，足見可用。但無論構造好壞，亞從無駕駛如此小船的經

驗。故於一九〇一年夏季，在那威與格林蘭間航行一番。第一，要與小船相習。第二，急欲觀察海洋。他知道海洋的觀察，係南申所非常希望。

約亞號此航極利涉。回那後，入渡浪沙 (Thomsø) 船廠，施行後此遠程的必要改造。

亞勉純在一九〇二年冬季，與一九〇三年春季，不斷努力，籌措遠征必須補充的基金。基金湊集未足，債主索欠已來。未免時覺心灰。最後，他委實遇着極端危急了。躲避方法，由道德上嚴格看去，容或不許。但以他的處境，不難得人鑒諒，因一切工作及希望，成敗決於俄頃之間也。他自談這段故事如左：

「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六日的早晨……我最主要債權者發怒。要索在二十四小時內還款。並出危詞，將以詐欺取財的罪名，請官捕我。……我窘逼萬分，決定緊急的應付。召集慎選的夥伴六人，把苦情和盤托出，問他們願否合演悲劇。均蒙推誠首肯。六月十六日的半夜，在大雨如注中，我們七個合謀的罪人，同赴碼頭，登船解纜，立向北海 (the North Sea) 南航去。到曉色向禔，淨債主照臨的時頃，已安全在濶海之中，我們這七人輕心如海盜，飄揚黑色旗，杳然無踪，直上奮鬪徑途。歷時三

年，完成偉業。四世紀以內的前人，都被壓倒了。」

究竟重要探險隊的出發，有無似此急遽？又環境有無比此不祥很可懷疑。特各債主無端兇悍與不兇悍，以亞勉純的孽臺，最後均收回貸款。

亞勉純的「共犯」姓名：

1. 漢森上尉 (Lieutenant Godfred Hansen) 爲領導第二人。酷愛北極探險。又係航海家、天文家、地質學家及攝影家，能者多勞，日不暇給。

2. 隆德 (Anton Lund) 充大副，曾屢航北冰洋。

3. 烏裏式白 (Peter Kristveit) 司測候，兼大車。

4. 漢森·黑爾米 (Helmer Hansen) 充二副。

5. 委弋 (Gustav Juel Wilk) 曾在波斯坦磁性的研究臺 (Potsdam Magnetic Observatory)

練習，現幫同亞勉純觀測磁極。

6. 林斯都羅 (Adolf Henrik Lindström) 精烹調，司廚。

亞勉純喟然長嘆：「獨有老天，憐惜此別，兩傾盆下。」然倉卒揚帆，誰有送行的機會。

在約亞號船上，「小共和國」轉瞬成立。無須峻厲與固定的法則，而人人在自己範圍內，均得獨立。亞勉純筆記說：「有智覺人衆的中間，成立自願守紀的精神，比強逼施行的法律，價值尤爲偉大。」

全體抱此快樂精神，航到格林蘭（Greenland）西岸古德哈根（Godhavn）。林斯都隴表顯交物的技能，由哀斯基摩（Eskimos）換得二十狗上船。他們再由古德哈根航往第冷浦岩（Dalrymple Rock）。因在米維爾灣（Melville Bay）遭險，八月十五日始到。添取供給物，載船飽滿。有人很不禮貌的說：約亞號「恰似浮動的篷車。」此個比喻，或不過當。船艙容納不了供給物，艙面全部，被箱筍嶽堆疊，實成怪現象。

亞勉純決赴比市島（Reechy Island）測驗磁性，而濃霧重重，乃測驗航行的去向。大眾希望羅盤針指着西北向，那邊有麋牛可獵。不料「屏息凝視，針顫動良久，指西南方面停。」區區希望，竟被打散了。

色子已擲，事難自主。亞卻喜航路問題，總算得一解決。然佛蘭克林一行的壯士，曾在比市島上度冬，而往尋西北航路，永不復返。亞勉強追維往哲，低徊不已。他說：「此處為佛蘭克林最後安全過冬的港。我蒞茲聖地，深有嚴肅之感。」心中不憚，溢於言表。

航程到此，悉是航行家屢經的洋海。自八月二十四日離比市島，向祕魯耳峽（Pei Sound）前進，便直入不曾聞知的水面。且三遇危險，無一不可把他的遠征，斬截結束。

第一次的危險是火。某日晚際，亞正在寫日記，忽聞怪喊的聲，馳至艙面，見一簇濃烟，衝出機艙，艙內煤油桶，蓄油二千加侖，險象可想。幸有一人奔入艙內，協助死守於站立點的委，餘人或開滅火器，或抽積水，各竭其力，火災以滅，然獨賴烏裏式白奉職敏捷，同舟共濟的人，乃免確定的死亡。

火發前數小時，烏裏式白報告亞：純：煤油一桶滲漏，亞囑抽存於另一空桶中，到火災消弭的次晨，發見漏油空桶的封塞，已被火完全扭開。亞說：「我的命令，若不迅即奉行，百餘加侖的煤油，將由機艙迸出，不得免的結果，可不必多說，我推崇遵令唯敏的人，為卓越的模範。」

第二次的危險，亞則深自引咎。因他若不忘派人到桅頂望台，便不至發生的。此次事件，係船底

撞觸着潛水四射的大礁。大衆竭力救護，而船毫不移動。

黑夜到臨了，不得不停工。次晨工作，同一無效。最後亞令卸放救生艇，移置糧料，來復鎗，與子彈其上。

隆德問：可否作最後的努力，再擲艙面餘貨於海中，此議立被採納，一箱一箱，相繼拋棄。約亞號擔負輕減，躍躍漲高，復浮動於水面。

一波方平，一波復起，守輪的漢森上尉忽大呼：「舵出事了，轉不得動。」無舵而飄入北冰洋，無事可更壞，幸不久恢復功用。又脫一番大險。亞說：「吾人性質很安定，很冷靜，約亞號船上很少狂喜的事，而此時歡情洋溢，卻難自制。」他得此番教訓，絕不敢將船駛動，而不派一人登高遠望，一人墜鉛測水。

狂風乃第三次的危險，西風狂發四日，好似船必被驅岸上。亞勉純力尋有利的方位，勉強駕駛，萬一到極壞的時候，擬便停泊於沙灘，惟約亞號航駛太好，風威亦漸殺，穩定如常。

時已九月，烈風不停，亞遂尋覓過冬的處所。於威廉陸 (King William Land) 覓個理想地

方，有避風的小港，真是「倦容休息的良港」。

明知已有極宜的安地，而情如驚弓之鳥，仍先加細察，始把約亞號開入港中，享受應得的休憩。立作屯住的準備。

## 第五章 約亞港的停留

此時亞勉純若可自由選擇，將立圖解決西北航路的問題。「但首要工作，係採取研究北磁極的材料。西北航路，屬於次要，不得不暫行延緩」。自一九〇三年九月至一九〇五年八月遂停留港中，而錫名此港曰約亞港（Chilhan）。以船之名爲名，卻亦至當。

在約亞港研究北磁極，係理想的地點。逮一九〇六年亞勉純以所搜集材料貢獻於科學家，彼學富力勤的碩儒，考究約二十年始畢，豐美可見。

亞既決在約亞港住居，大衆立即操作，雖則苦工非他們所習，連亞本人亦以背痛訴苦，謂挖濠是鬼幹的事，唯此地無營業公會禁止長時工作，他們自早五時，幹到晚六時，方纔罷手。

積極經營，大部分的工，不久完成。島上多淡水，又有禽獸足獵，深堪慰幸。十月十七日亞司測磁島裏式白與委弋到新屋辦事。繼此居處兩年，而亞勉純兩位漢森、隆德、林斯都隴，悉在船上棲息。

此屋內容如何？亞自說：「觀測所既建，裝好儀器，更替狗築竇。一切工竣，任何文明世界，無更安

適的住屋。外足以蔽風雨，內又溫暖，即各種需要的利便，亦復應有盡有。」

亞同漢森中尉精神極快慰。復設計一種工作，卻亦滑稽。同隊的外衣固良好充足，以獵隼甚多。佳皮不少，亞奇想以製美軟的內衣，而製皮的法度，亞同漢森則均完全不識。

他們竟取皮來煉，而如何煉法，是無希望的愚蠢。只曉得應先晒乾。至應否快快的或慢慢的使乾，又無一個知道。但決定張皮房頂，作極好的希望。亞筆記說：「凡有容隙，悉以陳皮，住房頓成屠宰場及製革廠的合併。每天去驗皮，料想皮一乾透，取來梳刷，而將如何着手呢！

試製的結果，無人得知。亞想能否製皮「又美又軟」，雖屬疑問，總可製出略似內衣的物，好在工到半程，來了意外的援助。

某晨，亞同兩三侶伴佇立艙面，得報：隼羣發見於山邊，即準備出獵。漢森中尉素愛獵，反屹立不少動。

亞問：「汝今日不獵麼？」

漢森忽出奇異的答語：「非此一種的隼，他們兩腳行走的。」亞立取遠望鏡一窺。

漢森之言實是「糜羣」乃五哀斯基摩。亞勉純急欲探明他們來意是友好呢？還是敵對呢？

極淺道理，只有去打聽一下，又不可冒險。亞攜實彈來復鎗，由隆德·漢森黑米爾護衛，向前衝去。而漢森中尉同林斯都隴留守船上，對此耀武揚威，頗不措意。亞說：「我得勇士緊緊跟着，一路向前。對船上比肩而立的中尉同廚役，去一個斜視。我覺得哀斯基摩看我們小隊伍，現出不是讚歎，甚至不覺嚴重的臉孔。」

兩軍接近，哀斯基摩之不存敵意，立即明瞭。他們均未見過白人，只聽說先世在此地附近，與占米斯爵士(Sir James Ross)等相會，當時即有白人，今得親見，非常踴躍。

不移時，雙方交好。會話方式，係手畫頭點，表示意思。卻能互相理會，總算聰明。來客護送亞等登舟，亞等把製皮相示，客人報以嘩笑。亞設法使哀斯基摩了解：他欲買製便的皮。踰兩日，土人果持若干佳麋皮又來。每張換一刺繡針，價值並不過貴。

哀斯基摩復來，亞陪同到屋，歡聲喧起。兩方交誼，倍增濃厚。自此到兩年後拆屋之時，探險家深得研究的機會。由哀斯基摩學得東西不少。來客人數，隨時不同，而無時不有來客。

亞在計劃遠征之初，便望有此機遇。已慎選交換的貨品。哀斯基摩同探險隊的密切聯絡，雙方實有互益。亞用循序的方法，蒐集一套博物館陳列品，表明哀斯基摩生活之每種狀態。他說：「我有此陳列品數全套，今藏那威博物館中。哀斯基摩所有物，如男女老幼的衣服，與烹飪、滑雪、獵獸的用具，均得到樣本……」

據南申與許多他人的證明，哀斯基摩乃一種可愛的醇樸民族。獨有老君子名托拉愈（Thor-  
ey）者，諄告亞勉純：彼族非全無虛偽的人。

托拉愈即誤認為麋的一人。自時以後，常有他的踪跡。

耶誕那一日，探險家正在慶祝，托拉愈又來，形態好似能降禍災，破壞佳節，衆與細談，始知乃他全家遭受輕蔑的緣故。他說：同族人相率而去，委他家人於餓鄉。

亞勉純決心細究，踰數日，同隆德烏裏式白，滑雪到哀斯基摩居地，見衆人均他遷，認托拉愈爲「可憐人」。便囑赴約亞港過冬，適償托拉愈的意願。日後查出：當哀斯基摩人徙居時，托拉愈「成竹在胸」，堅不肯動。

托拉愈固弄巧以達目的。而在約亞港卻多幫忙。他夫婦最有用處，在以築雪爲廬的技術，傳授主人。

還有一哀斯基摩，名托魯那克度 (Talimako)，於約亞港出發的數次探險，卓立勞績，亞勉純尤歎賞。同族目他爲愚夫，而亞勉純與他相處既久，殊不以爲愚。

托魯那克度的成功，端賴他的堅執性情。亞屢告他：無需他的工役，而他別具高見，一次、二次、總是回來。亞最後見他是個良工，囑留船上，此一個主意，是無可悔的。亞敬重此人之深，竟說：「吾人，倘有托魯那克度的天良，亦已足矣。」故探險隊準備續發時，加選他爲隊員，並提議帶他回那威。

出發期近，托魯那克度卻愈變愈沉默。衆人因他大戚深憂，不得不探問理由。亞發覺托以赴那之議，發生恐怖。

亞極力勸解，托總以爲白種人在旅行中，無論如何和悅，在本國則屠殺之本性畢現，自料至那必見殺，絕不願作此犧牲。衆告他：若不願，便不必去。他聞此一語，愁容頓霽。

托隸屬於尼赤利 (Nochili) 部落。此數年中，亞勉純與哀斯基摩中十部落接觸，而對於未開

化民族的意見，不無可述。

亞說：「吾人很有良好機會，觀察文明對於他們的影響。他把接觸文明與不接觸文明的哀斯基摩互相比較。不接觸文明者，其生活既與任何種文明完全隔絕，無疑的，是最快樂，最康健，最榮譽，最滿足。」

在亞固多受哀斯基摩的益處，而何利於哀斯基摩？亦宜一問。哀斯基摩所得者，乃所謂天然的快慰。他們未見過白色人。探險家的本身，與探險家生活上特異習慣及舉動，是永永足資景仰。

此外，把一獵刀換取一打以上的佳皮，代價雖若太輕。唯哀斯基摩的皮貨，供過於求，獵刀則非其所有。事實上，亞勉純既抱交物目的，素來給人以所欲，而取人之有餘，零碎品物，亦成珍寶。當探險隊將離的時候，尚有一可樂事件。

亞組織一「戰利品」競賽會，阜聚數百空聽，命女人環列於相當的距離，聞令奔取，按照規則，此次競跑的發步，深欠老實。但競賽人均欲爭勝，七顛八倒，狂奔取聽，由兩腿間後擲，男人接獲尤工，縱出色足球隊，或亦生妬。「笑聲、嘩聲、銳嘯聲、喊呼聲、聽聲、足聲、積聽無復有存者矣。」此番之遊戲，

獨不聞評判員的笛聲，加以制阻。

在不毛地方，哀斯基摩所得最貴的禮物，還有遠征隊住屋與觀測所的木材，土人自己無木料，今忽得可製雪轆各物的材，自然任喜。

約亞港第二年的生活，略同第一年。許多長時及重要的探險，常有哀斯基摩作伴，實擴見聞。至前述磁石觀察一事，大部分由烏裏式白同委弋悉心研究，兩人的勤劬和技巧，同可讚歎。總之，每人作這件事或那件事，均無逸豫，兩年時間，如此快樂過去。

亞本經驗說：「地極探險的成功，端在人無暇時。作領袖的人，應辦到如此。而長期均能辦到此，又非易事。」

以故亞認遠征隊人數，愈少愈妙，人無游手，則隊不敗德。

一九〇五年五月到了，切實整備啓程，約亞號經春季大洗刷，煥然一新。於是盼望開凍，又經過擔憂的時期，七月二十八日港內冰融淨盡，而航行的海峽，仍然冰堅不解，太陽光已微弱了，令亞焦慮萬分，幸東北風起，驅冰南移，水開數道。最後於八月十二日，亞決定於次日發航。

人。

亞說：「我臨行悲歡交集特離去約亞港後，獨存的快慰，乃從無誤會與爭執。我實多謝同隊

## 第六章 「西北航路」的通過

貫穿美洲西北航路一事，前人幾經奮鬥，捐寶貴的生命，表卓絕的勇敢，得極有用的知識，而路終未通。

亞勉純全隊明知艱險當前，絕不生畏。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三日早，自約亞港開航，以哀斯基摩人湯尼克（Tonnich）接替托魯那克度作工，登時遇濃霧。

約亞號屢屢測水淺深，摸索前進，浮冰橫生阻礙，又時有被困的危險，但儼若不可通航的各處，終得擠過，便到一地點，遺骸骨兩具，係兩漢森前由約亞港出游時所發現。無疑的是佛蘭克林探險隊中兩成員的骷髏，兩漢森已為掩埋，建築石墓。亞紀其事云：「吾人經此地點，日正西沉，升旗對死者致敬，嚴肅靜默之中，行經墳塋。而天與陸，均呈淺紅同黃金的光亮。此即我們奏凱的小約亞號所以尊崇不幸的先烈。」

次晨，到另一地點，與陸接近。為哀斯基摩友人住處。約亞號仍困於霧，放汽螺，招小艇，亞勉純同

隆德登岸一行，哀斯基摩操舟輕便，若無所阻，亞勉純想彼輩必有第六種的感覺。

船在此處採取麋肉、沙文魚及各種糧食品，並交換別種貨物。亞勉純往衆友告別時，見一童子名孟尼（Manni），沉在深憂，此童曾請探險隊帶他同走，未蒙認真考慮，今亞勉純發現世間若有困苦顛連的童子，孟尼便是了。許他到船，討論辦法。

恰巧湯尼克銳氣頓挫，想回故家，小小的難題，迅得解決，全隊均謂以孟尼易湯尼克更好，但須先得孟尼的養父答應，乃能斷定。養父所求不奢，祇一把舊小刀同一把銼刀，便可滿意。孟尼全身洗滌後，頓成和悅能幹的隊員。

船離哀斯基摩住地不久，濃霧揭開，當前現出南海灣。北灣以不通航名，全隊希望，遂專注寬不及一哩的南灣。

亞說：「這個通路乃吾人所常談。每一想及，未嘗不戰兢，今到此進行極度小心。是早的瞭望，吾人均難健忘。此灣愈入愈淺，是吾人最驚慌的通航，但瞭望台上的人報告，礁外有深水……最淺處，水僅三尋（fathoms 每尋約六至八英尺）。

約亞號雖關勝此可怕的海灣，而種種困難與危險，正復未了。少頃，衝過一道冰條，更入「最煩悶的景況。」水淺欲涸，亞勉純卸一小艇，前導測量。約亞號緩緩的，又苦痛的尾隨。途上諸艱，一一掃蕩。亞方期願望得達，而彌恐倘逢意外，功敗垂成。亞獨自銷毀於焦思苦慮，寢食俱廢，到危急時日向盡，容態添老，前後判若兩人。他說：「吾人逐日匍匐向前，用鉛在這處，在那處，在各處，測海，始穿入海峽之能引至西方有名字的水道。中間，船入辛蒙遜峽（*Simpson Strait*），龍骨下面，僅有水一英寸。」

此是得未曾演的捉迷藏。但如春情勃發之貓，能暗裏索覓其偶，終得一條通路。

八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五年）亞勉純正在早睡，忽被張皇的聲音擾醒。漢森中尉奔入臥室，喊一聲：「先生，有船在望。」亞聞聲大悅，挫敗之慮，爲之全消。

亞筆記說：「西方捕鯨船的形影，如何壯偉。積年的希望同努力，至此得一結束……吾人西北航路能否成功的疑慮，至此亦得一結束。勝利乃吾人的！」

艙面頓呈慌忙和愉快的情景，亞自然立亦到臨。一面升那威國旗，歡迎相對的船。一面猜想被

歡迎的船，係屬何國籍。及見花旗高揭，疑團頓釋。兩船就近，亞乘小艇趨謁。帆影係稀，直是痛眼的療劑。此係金山 (San Francisco) 渣理漢森號 (The Charles Hanson) 捕鯨船。船長首問：

「君是否亞勉純船長？」

自然祇有一種的答詞。

復問：「本船是否爲君相逢的第一船？」若用政客語套，答詞又是「肯定。」

續說：「君航穿西北航路，我係第一人來歡迎，極慰幸。」臉上放射光彩。

繼此自有善頌善禱的詞。亞乘便探詢前路。殊不料所謂「極簡單的餘程，」復須延宕一冬。

約亞號不得速進，冰益益結厚。一星期內，凍封於坎那大 (Canada) 北岸的王岬 (King Point)。連日氣候不轉佳，祇得同鄰近十數被封的捕鯨船，守岬過冬。

光景如此黯慘，只可善爲利用，漂木很多，大眾從事建築，決蓋屋兩所，一以居人，一以測磁。九月十五日第一屋落成。

此冬情形，比約亞港不同。各色賓客，包括哀斯基摩在內，絡繹往來，短程探險，亦時時出發。來客

中，有布南札號 (the Bonanza) 船長莫格 (Capt. Mogg) 一人亞勉純決與同出旅行，而乃生不快事件，有非常理所應有。

莫格渴望邊陸回金山，亞勉純自亦切望早到一電報局，把遠征成功的消息，傳達世上。

最近電局，距此踰五百哩，還要越過九千英尺的崇山峻嶺，旅行日期復不可過久，實不敢輕舉。但亞說：「我不怕路程，只怕與莫格船長同行。」

這小小的探險隊，自亞勉純與莫格外，還有哀斯基摩的嚮導占蒙 (Jim) 同卡巴 (Kapa) 攜雪車兩個，狗兩頭。卡巴嚴自提防，不肯重配占蒙，自然是占蒙的舊妻。亞別有理由，希望卡巴係妙齡麗色的女郎。不料一面而幻像全撤。亞很無禮的說：她同枯草一樣。

莫格端因有錢，被推為隊長，其實他的身材，不宜此役，他又短又胖，亞早知他不能齊驅並駕，還要乘車待推，及討論糧食，亞彌恐懼，亞欲攜肉膏。約亞號藏此物不少，真是此程的理想食料。莫格偏說肉膏還不可以餉狗，堅要多帶煮過並凍過的豆，以豆比肉膏，既不滋養，又徒添重。亞無法抵抗，只可讓步。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登程，預兆已欠佳。

初時進展尙速，占蒙在一雪車前頭，馳驅開道。亞勉純在另一雪車前頭，步隨前趨，糧食品質同重量，瞬即發生問題。即莫格係不拉而被拉的人，亦不無影響，行到淫崑堡（Fort Yukon），亞勉純、占蒙、卡巴，飢餓欲狂，形容瘦削。過此路程平易，每行半日有亭站。占蒙、卡巴、留淫崑堡，亞勉純爲莫格挽車，莫格安坐車中，侈然自大，不許亞停息午餐，反唇相稽。亞說：「以我的工苦，日必三餐。」莫格答：「我是隊長，錢自我出。」錢自彼出，自是不可辯的事實，次日亞想個法子來對付。

車至兩站中程，亞喝狗停驢，囑莫格自走，此實亞第一次也是最末次，因餓的罷工。亞說：「每日給我三餐，否則我回適間出發的亭站。狗、雪車、食糧均屬汝，汝取去，自上征程。」

世上罷工的效果，無踰此次的迅速完滿。莫格不懂驅狗，不能步行，立知凍豆的問題，無可再辯。顧不得身分，向亞勉純保證，必有好給養。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五日，到達鷹城（Eagle City）此處有埃補堡（Fort Ebert），爲美國陸軍最北的崗站，亦電線終點的場地。

一路來時，亞勉純若不是真個奴隸，亦是一賤僕，到鷹城，忽成英雄了。兵站指揮官掬誠歡迎，給他以通電的一切利便。

亞在鷹城兩月，爲斯密（T. N. Smith）先生的上賓。主人禮意極隆，亞收賀電無算，有時接信與報，復得與世界接觸。一九〇六年二月亞回約亞號去，中途會合占蒙、卡巴，並有適意的多量糧料。來去情形，奚啻天壤。亞描寫此景，比爲野宴，恰當之至。

洋冰非到七月，尙不能十分融解，約亞號仍因拘冰中，然久久終得拔錨。前進無多路，又在何楚島（Horschel Is.）凍封，羈留至八月初旬，就是八月初旬，冰與霧仍時生阻礙。直到八月中旬，始開入濶海，飽引風帆，向西猛進。

駛近亞拉斯加（Alaska）惱蒙（Nome）附近，桅上橫桁忽折，無可修理，必須更新，折回惱蒙，本來惱蒙請亞光臨，亞以時間匆促推辭。豈料事皆前定，今又不期而至，亞有生以來，於此時此地，享受第一次盛大歡迎會。

惱蒙非港口，約亞號在距岸遠處拋錨，一小烟船來迎，漢森中尉隨亞勉純入城。

亞說：「我登岸，情景真說不出，但聞歡呼之聲，出自千腔。夜來昏黑之中，聽那威國歌，悠揚空際，動我心靈。」

各探險家既受應享的敬禮，約亞號續沿海岸開航。十月（一九〇六年）抵金山，亞勉純以壯行的名船，贈獻金山城，爲圖勝西北航路的紀念品，留心地極探險的人，時得低徊瞻仰。

後此兩年，亞勉純平平過去，卻以演說得款，償還約亞號開航時逃債，他的債主，無一不得十足本金。

於是亞又計劃，駕佛蘭蒙號（the Fram）船，自亞拉斯加橫渡北冰洋，考究科學，兼探北極，南申力贊此舉。那威政府及私人方面，亦復慷慨捐金，可惜進行正極順利，而波理（Perry）到達北極的電訊，忽已傳來。亞興趣盡掃，本他敏捷的特性，決定暫採別種方略，來相替代。

## 第七章 北極探險的變計

赫爾斯(J. Gordon Hayes)氏北極克服(The Conquest of the North Pole)的名著，「探險家之善變計劃，以亞勉純爲能握其紀錄。」此語極刻，而根據確鑿。然亞在極緊要之時，確變思想，而是非則又難言。

此種事實很昭著，茲祇須簡單一說。一九〇九年史哥治(Sir Robert Falcon Scott)準備南極的遠征，亞勉純則想到北極，而波里已到北極的消息，乃於是年春間傳來，亞信羣衆對探極的興趣祇有一個問題，尙未解決，卽決意不北而南。據他所說，因有各種理由，所以復不公布。於時史哥治到繼續準備探險，於一九一〇年夏，離英，絕不料尙有與相競爭之人。

再說亞勉純守祕的理由，無非多年來各國探險家遭遇的首要困難，在於經濟。亞的經濟，比他尤爲困難。

波里聲言到達北極，舉世已聞。亞想若再集款爲自己的北征，直是絕望，大行不顧細謹。故不管

合理與不合理決將所能籌的款，以充南行的費用，高一成功，將能得必要的費用，再去北方探險。或說此種變計，南中預聞，並很贊成。其實南中何從贊成。淺而易見者，亞勉純南航之時，南中尙毫無所知也。

密改計劃的是非，探險家同留心探險的人，爭論不休。普通所欲設問的，究竟有無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足判此事如其有之，亞勉純有無違背規則？

此類問詞，擬設自易，答復則難，但可一聽亞勉純如何自解。

他在南極說：「我確已宣布我的計劃。佛蘭蒙號第三次的航行，將純爲科學的探險，非以打破紀錄。許多捐資的人，確亦閱過原計劃，而肯熱心助我。但我觀情形變遷，不易得款以完成原計劃，因想作一打擊，使全部事業得以進行，又減輕費用，以免虛耗。並不是對我贊助人，有何卑劣或不公道之處。」

「我本極磊落的良心，決展原計劃一兩年，俾暫時得籌不敷的款，特北極的最後問題，爲探險所同感興趣者，今已解決。則我企圖的事業，仍能使人發生興趣者，除解決南極最後大問題，又將何

求。

「我料知人將責我，何不將伸展的計劃立時公布，俾我的贊助人及準備前往同一區域的探險家，可以聞知。我對此方面，亦已細加考慮，我的贊助人均有地位，不計較此款的使用法，我覺得心安。……我有許多憑據，足證我見不錯。」

「即對當時其他計劃探極的人，我亦無大懷疑。我能在史哥治船主離去文明世界以前，以伸展的計劃告他，而遲早數月告他，固無關宏旨。史哥治的計劃同設備，與我迥不相同。隨後我電告他，以前往南極的消息，乃一種禮貌，而非一種通知，能夠使他的計劃，改變絲毫。不列顛的遠征隊，完全作科學的研究，探極乃旁面問題，而我的伸展計劃，則以探極爲本題。……」

「彼此準備，既完全不同。史哥治對於南極探險，具有廣大的識見。如竟拋棄經驗，改變設備，這是我懷疑的。……」

「設我把意見公布，徒足引起報評，而初生的企圖，不且窒息以死。一切事件，固當安安靜靜備好的。」（亞勉純擬探北極，亦以研究科學爲本題。若以波里到達北極訊來，便須變計南征。何以謂

史哥治擬探南極，專究科學，而不爲亞的伸展計劃所影響。自是遜詞。）

亞勉純所以自解者如此，然若言史哥治探險隊，重在科學研究，而不言其「完全」以研究科學，較爲確當。不過亞力自辯護，總求無懈可擊，故特甚其詞耳。所可深惜者，亞須作此種的辯護，多年來考究探險的學者，自信並令人深信：波里從未到達北極！當時亞若如此，自無理由，而忽變更計劃。茲再簡引「北極克服」一段。赫爾斯氏說：「波里自居到達北極之功，大西洋兩岸的批評家很多，所得結論，均謂他未到北極，且未到近極五十哩左右的方位。」氏的論斷：「北極被圍攻數年，而於步兵進擊之餘，仍屹然不動，一如處女的砲台。」

然一九〇九年亞對波里的言，則無可懷疑。以亞的處境，縱不贊成亞的辦法者，亦應表同情。亞畢生致力於探險，今則準備未竣，而欲往的地方，其興趣已被波里劫奪過半。

亞將如何辦法？將閑坐弄指，如密可已（Mr. Micanor）之曠時待命歟？若有人而可幻想亞肯若此，則無事不可以幻想。亞的性質，一向健行，他在一方面失望，便不猶豫的設計向他方面進行。特他深信：計劃之成功，必祕密之嚴守。最初，祇有他一個兄弟聞知，嗣始告佛蘭蒙號大副尼耳。

遜 (Lieutenant Thorvald Nilsen)，尼則多方助亞。

佛蘭蒙號是功績卓著的名船，爲雅槎 (Colin Archer) 所建築，又經南申嚴格試用，絕無缺憾，故船名人名，齊聞於世，已選充亞勉純北航之用。現在她的終點係南極，不是北極，裝運的貨物，自多變更，亞勉純對儻來的困難，每能預防，比一切探險家更加謹慎，此役亞所準備，用心無微不至，值得成功。

亞想能否到達南極，須視所攜的狗如何。一決南征，即議買格林蘭最佳的狗一百頭，於一九一〇年七月在那威成交，此乃航前約一個月也。欲狗到南極，而仍保持良好狀態，須善爲保護，不被敵性浪花與赤道酷熱所侵凌。故在船上作精細的設備，飼狗真到南極，其狀況比離那時爲尤佳。

日月不居，瞬屆一九一〇年六月上旬。佛蘭蒙號自澳斯麓開航，赴亞勉純故居朗到灣 (Langsfjord) 去。而準備南極禦冬的屋子，已佇立園中，探險隊若干成員見此堅實建築物，深覺奇怪，問難蜂起。或云：設使僅攜一小屋，爲測驗的安居，自極合宜，何須如此美備，中設十個床與一個廚。或云：縱繞道雄角與金山。然終點乃爲北冰洋，船員將住船上。所以愈想愈疑。

及羣狗登舟，疑問更多。「亞拉斯加不有很多好狗麼？」「此等木板木桌何用呢？」類此問詞，不是對亞勉純說，乃對領隊第二人尼耳遜說。尼應對不暇，不得不把大祕密告知普勒斯圖魯（Prestrud）與查特遜（Chertson），使幫同對答。足見由極換極，以祕行事，不便殊多。一九一〇年八月九日晚，佛蘭蒙號「偷偷得得」開始她一萬六千哩的航程，亞勉純的慰藉，無人可與倫比。

## 第八章 鯨魚灣

從來預言家好言凶不言吉。在亞勉純登程前，敦告他：羣狗多災，但狗在船上，雖擁擠，而以待人愛護，不特蕃茁有加，且給遠征隊以不少的娛樂，彼輩尋求歡趣，常「到狗處去。」

佛蘭蒙號繼續南航，毫無意外事件。一九一〇年九月初旬抵馬調拉（Mudira）。亞勉純決定在此揭開祕密，他說：「守祕無妙趣，又難保持……至迫處像我們的人，更覺絕難。」

九月六日船泊凡楚街（Funchal Roads），停兩三日，亞的兄已在馬調拉候迎，亞即把告知那人以變計的書札，託伊兄轉達。

同隊尚有未知祕密計劃的人，亞於九日一律告知之，當召集全隊到艙面時，情形卻呈緊張。亞察料無異議，究竟一二人或起反對，亦不可不理。尼耳遜攜南半球大地圖，當衆展開，算是會場中一卓越腳色，亞始解釋所變更的計劃，及前此守祕的理由。

片刻間，大衆卻喜聽此種新聞，特若干事件，宜新加考慮與討論，多數隊員雖歷年奔馳於北冰

洋，而亞乃唯一隊員，有南冰洋的經驗，然他們所自笑者，乃不能窺破祕密的愚蠢。一人說：「如何我竟傻到如驢，不能早早曉得。」足見他們推想的能力，不能加增任何警察隊的效率。

紀述南冰洋的書籍，亞早已遍搜，並親自督存船上，此時取以示衆。史哥治與札屈東（Zink-John）的書，最資訓導，最受歡迎。目的地既已宣布，每種活動，亦同時緊張。遠征配備物，固已細心抽選，仍須檢查或改善，雪轡尤特別注意。亞認此物乃此時及此後「奮鬥的首要利器。」

此次航程，得特別的享運。然駛近赤道，南風猛烈，阻礙航行，而渴望的驟雨，又長久不降，淡水缺乏。狗羣雖按日給以應得的飲量，人類的飲水，不得不嚴格減少。

十月四日航抵赤道。比定期落後僅三日，尚不過遲。踰赤道線時，循例慶祝，打破長程的靜寂，同隊皆大歡喜。又遇順風，一帆猛進，突過前受阻滯的失時。續航儘速，所向無前。近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初遇巨風，人類愛好船，如愛良馬，亞讚歎佛蘭蒙號的筆記說：

「人言佛蘭蒙號的建築，以制堅冰，此不可否認。但雅槎此個制冰船的傑構，亦爲航海船的傑構。——此一船航海的價值，鮮有倫比。」

此時日航紀錄，有數日竟達一百五十哩。有一回，在二十四小時內，航行一百七十哩。這樣船，有這樣成績，真算奇功。著作者借諺語來說，她在一萬六千哩航程，從無尺寸過失。耶誕之日，祇須再航一千哩，復有機會，表現與冰相撞的能力。

第一冰出於一九一一年元旦出現，踰七日，入冰帶 (Ice Belt)。又九日，大冰屏 (Great Ice Bar) 排列眼前。亞勉純筆記說：「牠漸漸由海颶起，等到吾人與牠相對，顯出巍峩壯觀……人人深驥：此個百尺冰牆，久被認為再南的障礙，無法克服。」

又說：「吾人知冰屏不穿的理論，已經廢棄，牠前面不可知的境域，卻有一條通路。」

鯨魚灣 (The Bay of Whales) 即此條通路，亞渴欲尋覓以紮帳幕。一月十二日既覓得灣，內浮冰，暫阻進船，瞬復掃開，許佛蘭蒙號領率諸探險家到達目的地，比定期反早一日。

冰屏乃一大冰田 (Glacier)，寬數百哩，高自一百至二百呎。札屈東想牠乃飄浮於鯨魚灣。在牠上面築幕，截至亞勉純之時，人人認為危事。亞勉純固素重札的見解，速細讀南冰洋紀載，斷定札於此點，當是千慮一失。

亞自說：「此處冰田，占米斯爵士於一八四二年發現。倘迄今尚未移動，在理，必是鑿鑿於巨大及固定的島上。」信仰既深，不顧物議。絕不猶豫的擇此為遠征隊陸居大本營。更有數種理由，認此處為進攻南極的理想地點。

第一、佛蘭蒙號唯從此處，可再南航。赴極的雪車，得縮征程。第二、據南極書籍所載，冰田南部的上面，比積冰的陸地易行，此點對狗極有關係。第三、鯨魚灣生物蕃盛，需要的鮮肉，絕不難得。第四、以考究氣象，又是絕佳地方。第五、世上船舶，均可到此。

凡此預期，無一使亞失望。佛蘭蒙號航程，絕不遇意外的不幸。既送亞與三位同伴到視察地點，幸運又向他們微笑。

亞說：「進行悉符理想。我們雪轆滑過新降鬆鬆的雪，很容易又很快樂。……奔馳一句鐘，便到第一要點。……即冰田與冰海啣接處。其狀態，常盤繞於吾人腦際。是否高的直垂的冰面，須吊重機移置吾人物件於上面？或是大的險的罅隙，非繞行多路，不能越過？……自然此雄偉及恐怖的怪物，總有一種或他種的抵抗。」

「這神祕的冰田呀！一切紀載，談及牠卓越的天然構造，顯然可怕，是絕無例外的……」

「一、二、三、再跳一下，竟跳上冰田了！」

「吾人相覷微笑……不用一個打擊，已入吾人的王國！」

此駭人的冰田，吾人打破牠的岑寂，牠的抵抗力實在薄弱。故此一大日子的快樂，無物可以損害，很容易又覓個築舍的隱蔽地點。同人立竿爲識，帶望外的新聞，歸去船上。

於是分遠征隊爲海陸兩隊，海隊居佛蘭蒙號船，續上征程；陸隊駐紮冰田，留待無定的時期。

陸隊被選人爲亞勉純、漢森、黑米爾、維斯丁（Wisting）、夏述爾（Hassel）、比阿蘭（Bjaland）

普勒斯圖魯、約漢森（Johansen）、司德保拉（Jorgen Stubberud）及林斯都隴。林斯都隴以船

上需要廚役，暫留海隊中。冰田上設兩幕，一貼近築舍的選地，爲司德保拉、比阿蘭、兩木匠及亞勉純居所。

在工作順利進行之前，亞勉純先一試羣狗的馳驅，狗不慣羈勒，直不知馭者要求何事。若知之，便是不願就範，始則盤踞相視，被逼活動，又狂奔互噬，亞勉純正形狼狽，觀衆取以爲樂，笑聲與狺聲

難作。亞自思狗若始終如是，須一年可到南極，歸程需時若干，唯天得知了。幸狗立即悔罪圖功，祇於遇見海狗，迷惑不自制時，始亂跑亂竄。

由船至擇定築舍的地點，約二哩許。不數日，卸貨順利，直如「上過油的機器」。海隊責任，係將各色材料同糶糧，由艙搬到冰上。陸隊責任，則轉裝雪車，任狗盡牠能力，拖至擇定地。

一月十八日起運築舍的材料，在發航前此等材料已循序編號，現依次交付工人，而司德保拉在那時，曾親建而親卸此舍，再築起來，又如配極嫻熟的合巧圖，易於反掌。

一月二十一日舍可上蓋，司德保拉同比阿蘭前在空地操作，備嘗苦寒者，今大安適。踰一星期，不特舍已告竣，而六百碼外的糧站，亦已落成。而陸隊得進居多月，爲慶祝喬遷的佳期，奏留音機的樂章，近舍的繫狗極度咆哮，互相響應。

爲力減船被冰封的危險，卸貨工作，迄不少懈。二月四日早，陸隊驅空雪車到船，忽見另一船繫泊左近，以她來得突兀，不勝驚訝。

亞勉純說：「吾人曾談及史哥治所率新地號（*Terra Nova*）船前往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 VII Land) 時，或可相逢。既相逢，仍大異。」

史哥治的遠征隊，係天定能傳付不列顛民族以光榮的遺產。於一九一〇年六月十五日開離卡直胡 (Cardiff)。次年一月四日於南冰洋馬慕圖灣 (McMurdo Sound) 覓得度冬的屯住所。比亞勉純入鯨魚灣且先九日，約三星期後，有隊衆擬到愛德華七世陸探險，新地號遂離馬慕圖灣，覓不得登岸地點，又折回。二月四日順過鯨魚灣，與佛蘭蒙號不期而遇。

新地號返馬慕圖灣，史哥治遠出滑雪未回，直至二月二十二日始聞亞勉純南來。此種新聞，對他影響如何，史的日記，紀載詳明。

史說：「亞欽生 (Atkinson) 寄我的郵包，其驚奇消息，使日間一切趣事，都爲消阻。中有肯卜爾 (Campbell) 一封書，敘述他的行動及探知亞勉純在鯨魚灣的布置。

「吾人腦際，獨有一種定見。聰明的辦法，應繼續前進，行所無事。向前，盡力，無畏，不慌，爲國爭光。無疑的，亞勉純的計劃，實予吾人以極嚴重的威脅。他去南極的距離，較短六十哩。我不料他能攜許多（一一六）狗，安抵冰雪之區。用狗馳驅的計劃，似是絕佳。並能在季中，及早登程。——用

「鹽則爲不可能的條件。」

兩遠征隊在船上及岸上的過冬屯住區，互相款待。新地號稍留卽航，以鯨魚灣歸佛蘭蒙號獨專管領。

## 第九章 冬來

一九一一年二月初旬，佛蘭蒙號貨物，卸已過半。無須陸隊八人共同轉輸到站。亞勉純知設立赴極沿途貯藏所，亦極要的計劃。分陸隊爲兩小隊，留維斯丁、夏述爾、司德保拉及比阿蘭，繼續整頓居所。他自己同漢森、黑米爾、約漢森及普勒斯圖魯，去築第一貯藏所。林斯都隴爲不可少的廚役。雖不參加所謂外勤的工作，亦不片刻得暇。

亞及同伴定二月十日出發。而佛蘭蒙號正擬挂帆，在亞等歸來以前，或已出海。陸海兩隊乃互相預餞。亞以極懇摯讚詞，對遠航諸人，抒寫肝腸。

亞說：「我知：在極饒興趣時，彼衆須離棄吾人，出海而與寒凍、昏黑、堅冰、狂風、奮鬪累月。來年又須歷同樣航程，來會吾人。此雖艱苦，而無一人怨嗟，他們均允竭力以促進共同目的，我以書面的命令，給佛蘭蒙號船長尼耳遜。略云：『憑君蓋籌，施行吾人的計劃……』我永不能得更能幹、更誠實的副指揮，我以佛蘭蒙號託他，覺得心安。」

十日早，貯藏所設置隊出發。乍入不可知之鄉，自必驚惶。前途有何困難？羣狗服務，能否如人所期？用狗運輸，是否錯計？悉應解答的幾個問題。而此種解答，實有重大意義。

此遠征隊，除四人外，有十八頭狗，及三輛雪車，載物以飼狗的肉膏佔大部分。每雪車拖肉膏三百五十磅。又有長的竹竿，懸黑色旗，爲途徑的標識。又有個人代床囊四個與烹飪器皿等等。

普勒斯圖魯乘雪韉領隊，漢森·黑米爾後隨，黑米爾擅驅狗的技能，後此征程，均由他駕首輛雪車，並攜標準的羅盤，指導普勒斯圖魯。約漢森管第二雪車，亞勉純殿後，察檢隊物。

羣狗努力驅馳，卻如期待。第一日，很容易的歷程十七哩。次日多走六哩，再出發，隣到南緯八十八度，此爲建設第一貯藏所地方。路線以竹竿標出，約一哩半，立一竿，用竿殊嫌不足，路仍不易尋覓。亞勉純適見車中乾魚一包，取以應用。他說：「我欲知有無道路，先我用乾魚標識，我很懷疑。」

去程是完全成功的，不特對於地面，得到經驗和知識，而狗的努力，亦遠踰人所希望。歸程釋去重負，狗益就熟駕輕，每一哩半所放乾魚，又凝入雪中，此種標路的法子，於將來尤有用處。

結果美滿如此，令人興奮。立刻準備更奢望的征程。林斯都隴獨留在站。二月二十二日八人遠

征隊攜七雪車及二十四狗，又復出發。狗以負載太重，力有不勝。二十七日始到八十度，雖繼此地面的困難，漸漸減少，而狗腳覺痛，麻煩必多。然三月三日到八十一度，又設一貯藏所，妥放下一千二百磅肉膏。而比阿蘭、夏述爾，及司德保拉自此返站。

亞勉純和其他四同伴，繼續前進，希望到達南緯八十三度。

七日晚，對於帳幕的製法，卻有新的發明。本來各幕分立，今有人想出妙法，以兩帳相向，兩門對峙，食物得由帳送帳，不必冒犯寒威。

亞說：「吾人忽想，——幕之前面削去後——如將對峙兩幕綴起，可得更寬敞的一幕，容五人居住，遠勝分立的兩幕。此種臆想，既已實現。其結果吾人赴極所用的帳幕，悉照此做製。」

次日到南緯八十二度，體察狗的情形，倘再前進，殊爲非計。

第一次出發，乘雪車歸來，旅行很驕傲，現在不敢復作如是想。狗已力竭，即歸程空車，曳不得動，長途漫漫，情形可驚，此役共喪失八狗，然貯藏所已次第設立，亞勉純深引爲慰，再不敢要求此勇果動物，衝寒忍苦，強其所難。

當建築隊出發時間，林斯都覺得如「王不在宮」一樣，做出許多奇事。他把一切物件，照蘋果餅的秩序（譯者注：蘋果餅裏面的秩序很紛亂，自是倒語），安排下去。數月後，亞勉純在黑暗中，摸索蠟燭，以知其所在也。不料插手入羊毛柔軟的物，敲火柴一照，乃骯髒的襪子，被不寧靜的人放於牛油與糖果之間。

無論如何，舍內總較安適。他們在此中居處，並準備過度長久的黑暗時日，其歡喜同活動，雖蚊子投入裸俗，亦蔑以加。

在冬令到臨，建設隊無從出發之前，第三次，也是最末次，建設貯藏所的征程，趕於三月三十一日開始。此後隊衆共七人，攜雪車六，狗三十六，運送海狗肉約一噸，又四分一的重，以南緯八十度爲目的地，亞勉純與林斯都則共同留守，旬日隊衆歸，報告：橫穿一「可怕的冰罅」（*Crevasse*），喪兩狗。亞聞之驚愕，此類冰罅的巨大，足吞全隊及狗與車，初見有此危險地面的存在，自有戒心。嗣因不注意避免，在同一的陷阱，幾肇大禍。

隊衆已歸，秋季最要工作，算是完成。三噸供給物已移置於南緯八十度、八十一度及八十二度

各貯藏所。對於是年十月續上的最要征程，實建了堅固的基礎。

四月十九日，太陽光最後一現，繼以累月的昏黑。冬令日程，自此開始。亞勉純始終深信：若要同伴滿意，亦要他們忙碌，每人有事可做。譬如普勒斯圖魯管理天文測驗，以約漢森襄助。夏述爾掌理煤、柴，及煤蠟（taraffin）。維斯丁察看一切準備物，不許何人擅動。林斯都隴在廚房作長，恬然接受褒貶。

居舍已盡美盡善，而擬充工作房的帳屋，太暗太冷，尙難滿意，立又動工改良，此事值得稱述。因人類在特別狀況之下，每能心花怒開，表現智慧。

亞勉純選擇遠征隊的配備，本極細心，卻忘帶雪鏟，此物乃探險隊通常必需品，亞亦自承認，唯比阿蘭與司德保拉不肯以此物缺少，便即束手。在隨帶的材料，用不久的時間，製就絕佳的雪鏟一打，而在此不久的時間，門前積雪，高厚與舍相等，逮着手清除，無人肯熱心去幹。

有一慧童忽問：「何必掃除？何不在積雪中，挖出工作房間，逕與居舍貫連？」全體贊同，即行鑿洞，三人挖入雪堆，三人合築連續居舍的甬道。奮發經營，改良結構，在雪舍中並闢一蒸汽洗浴室。

工作房真算最大的成功，寬敞足容木匠與雪車，雪車配合物悉在此整理，向使帶有雪鏟厚雪自然不許堆積，無此雪堆，而最有用的附加房所，或者永不建立，誠一奇事也。

比阿爾此時得在木店內安寧操作，別人冬日勞動，都不比他更感興趣。他須製四雪車，預備探極的用。八月間，便完全製竣。亞勉純讚道：「此是比阿爾的傑作。雪車又輕巧，又強固。長約十二英尺，同原有的雪車等長，不過沒有鑲底。我們應該把佛蘭蒙號舊雪車攜帶數個，俾在某種地面馳驅，足備必要的使用。輕雪車的平均重量，計五十三磅，故每一雪車，減少一百一十磅之多。」

餘衆亦各有職事，過此黑暗時日，或作科學的觀察，或精製探極大征程的配備物，與比阿爾一樣倥傯。

## 第十章 南極出發

八月二十四日（一九二一年）太陽光復出，準備停妥。只因嚴寒未解，無從啓程，又延兩月，若千狗經冬期休息，不堪驅使。數月中，狗祇角鬪一次，再上羈勒，毛紛紛落，獸性重趨驕悍，第一次布置十二隊，每狗輪流逞兇，各有牠的日子，主人直無法可施。特過度的疊橫，漸漸降服。亞勉純深信：赴極途中，無論有何遭遇，狗將竭力効勞，不負殷期。當春令逗留的數星期，狗把糧品頻頻添運至南緯八十度，實是豐功。

亞邁維斯丁、漢森·黑米爾、夏迷爾、及比阿蘭、隨同赴極。命普勒斯圖魯、司德保拉及約漢森試往愛德華七世陸，在鯨魚灣一帶探險。

探極隊的出發，只待天氣有垂憐的象徵。九月二十四日，海狗現，又五日蹀足鳥飛。大地春回，益覺可信。

靜待的時期，至此告終。十月十九日亞勉純率四侶伴啓行，比史哥治登程之期，約早一十四日。

行時毫無虛文儀式，冷靜的林斯都忙於烹飪，對似此歷史的遠征，亦不足驚動他出來一看。

他們攜四雪車，每車配狗十三頭，大部分糗糧，前已貯藏南緯八十度，裝載因以輕減。漢森·黑米爾仍舊前驅，繼以比阿爾，繼以夏述爾，亞勉純乘維斯丁雪車，以殿全隊。如此情形，反似漫遊，不似探險的嚴重企圖，然駕御輕車，非快樂的事，險象瞬即發生。

亞說：「吾儕走上小小的斜坡，見那一邊墜下很巖則，下坡長度，卻不能超過二十碼，我背狗後看，樂此輕快的馳騁。此刻車側的地面，忽垂直下陷，呈出打呵欠似的黑坑，吞噬我們全體，或尚有餘，設使稍斜過一邊幾吋，我們將不復爲地極行程的人。」

人衆益再前進，氣壓益再濃厚，取徑太偏東了。趕即糾正，始望見作標誌的旗幟。此時歷程已十七哩，第一天有此成績，自謂應即知足。

亞勉純以前得經驗，覺得五人合住的幕，居之安而築之速。大衆停頓後，立又協同築幕，沿帷的釘栓先裁定，再由維斯丁爬入，豎立撐竿，餘人拉緊維持索，亞始親入幕內，接受必需品，安排依其位。燃燈放明，貯雪釜中，釋羣狗，餵之飼之。此種常程在征途中繼續照行。

廿日，發現前此四月間建立的雪質標誌塔（snow beacon）渾堅矗立，深滋欣慰，因可多多添設也。隊衆夜到前此發現的險地，明知其險，氣候又惡，賴舊時踪跡的指示，決定廿一日早晨仍再進。此種主意，幾釀出大禍了。數個小冰罅，固易跳越，而比阿蘭的雪車，忽然陷墜。他立躍出車，掙纜不放，車仍深深沉落，全部不可見。比阿蘭同狗均知危急，力圖掙扎，懸性命於一縷。車又繼續墜入坑中。亞勉純說：「再遲幾秒鐘，雪車及十三狗，將不重見天日。」

漢森·黑米爾同夏述爾急以攀山索，鉤住車繩，車停狗鬆，又拖夏述爾的雪車回來，橫在冰罅的穩固邊緣，再把另一雪車，在遠處栽立，繫以由狗釋下的繩，與夏述爾雪車連綴。

垂搖的雪車，非卸貨不能曳出地面，維斯丁以攀山索纏身，下繩去卸貨，漢森同夏述爾很歡悅的站立坑緣，一箱一箱接上。亞說：「藐視危險，勇敢固可嘉。而此兩人冒險太久，終不大好，他們直與命運作捉迷藏的把戲。」維斯丁似亦取以爲樂。或問：事後樂否。他祇答：「在那邊很好很暖。」

事實上，探險隊此時已陷入絕對冰罅網的裏面。最妥辦法，祇有先築帳幕，再探脫險的出路。此時維斯丁幾又葬身此地了，他因走去雪車那邊，忽墜無底的冰罅，展伸兩臂，幸救其身。

帳幕旁午築成，而氣候極劣，踰數小時，情形稍稍好轉，偵察隊出發，不久竟得所希望的去路。

再上征程，驟遇危險的冰邱 (hummock)。漢森本他的性情，勸服亞勉純直衝過去，不必繞行。遠漢森前驅的狗，兩次陷落，兩次施救，亞絕不肯再作「祈死的馳騁」。向後走的令一下，漢森顯覺懊喪。因在無底冰罅的上面奮鬪，雖非人人所樂，他卻十分怡悅也。隊衆繞道而走，既脫陷阱，漢森於經過一大穴時，非止步一觀不爲快。

亞勉純稱此日爲「多事日子」。晚間張幕，距南緯八十度貯藏所尙差二十六哩。二十二日早再行，漫天飛雪，遮蔽前路，仍繼續前進。最可靠的測程儀係在維斯丁車上，下午一時三十分他報告歷程已二十六哩。貯藏所便在數十碼的距離，「望若正規的雪殿」。漢森所攜測程儀及羅盤針，亦證明同稱準確。

四回前進，共歷九十九哩，今可暫歇一兩日，使狗休養，並大嚼海狗肉，獨惜氣候趨惡，生活又太單調了。蓋在探極隊裏，欲求一人願坐幕中享福，而感快樂，是不可得的。但四雪車須重新裝載，每車加以配備物，重量各約八百八十磅，尙不至毫無所事。

亞勉純規定，日程以十七哩爲限，十月二十五日離南緯八十度，自穿雪轆領隊，此事差不多一見實行，結果適得其反。當啓發之初，是否亞勉純太慢，抑是漢森第一車太快，尙不可知。亞走未遠，被狗撞翻。於羣狗紛亂中，差免受傷而已。亞卽退出顯越的地位，用一種旅行的妙法。他說：「我用索繫維斯丁的車，自己站立被拖，直到南緯八十五度五分——計三百四十哩。此確是快樂的奇事。我們從未想到乘雪轆而趨地極，多謝漢森御狗的絕技，方能用此辦法，不見爲難。」

自然漢森驅第一雪車，跟着是維斯丁、比阿蘭、同夏述爾。大眾均穿雪轆，拉索馳驅。遺賴狗亦各竭其力，一日行路，不久告終。

二十六日決定在前進地極的途中，建築雪質標誌塔的連鎖，俾歸程多得指導。共計前後築塔一百五十座，各高六尺，用了刀割的雪磚達九千塊。

第一標誌塔建在南緯八十度二十三分，二十九日到南緯八十一度的貯藏所，諸物均無恙。稍停兩日，裝配糧物。三十一日又登程。既走過定程大部分，漢森於穿越狹窄的冰罅時候，雪轆尖頭，卻糾纏於最後數狗的纏勒，橫跌冰罅上面。亞勉純曉得漢森對於坑谷的酷忿，不敢說此種困境，絕不

足以取樂。可是其情況若不危險，亦頗狼狽。羣狗過冰罅後，見主人不動作，絕不縱逸機會，互相角鬪。雪車擠轉，幾與冰罅成平行線，隨時欲墜，幸有一人急越冰罅，平狗亂。維斯丁拋一索與漢森，曳他到較穩的地點。

離南緯八十一度後，亞勉純決定諸事悉從穩着。先是每五哩建一標誌塔，今改定每三哩一塔。建塔時，以燕麥餅爲輕餐。「若有人索水，」亞以乾燥語答復：「取雪和餅——卽麵包與水。」

十一月初，溫度降至華氏表三十點一分，是全程最冷的遭遇，瞬又稍佳。十一月四日到南緯八十二度。隊衆根據地，既由七十八度妥移至八十二度。復停兩日，始投絕對不可知之鄉。

十一月八日到南緯八十三度。過此每一緯度，建一貯藏所。在此一貯藏所，儲備五人十二狗的四天糧食。距陸已近，山峯聳起。暫時冰屏上面的狀況同狗的健康，均有奇異的可喜。數日來的進展，不逢意外，尤稱迅速。十一月十五日到南緯八十五度，此處爲最危急的階段，須由冰屏進至陸地，亞勉純料知：困難正未有已。

他們瞬有攀高之舉，十一月十六日築幕從長討論，現已至一個時候，餘程不甚需要的物，應全

行貯藏。亞勉純說：「吾人每決要事，必共同磋商，由此點往返南極，路程共六百八十三哩。計算在望的高山，其他不可預見的情形，及今後羣狗力量遞減之必然的因素，決在車上裝六十日的食品與配備物，尙餘三十日的供給品與準備物，悉留貯藏所。」

狗的數目，現已由五十二頭減至四十二頭。再精密估計，尙須宰殺減少。自有飛機探險，南申說：「漫游悉付雲煙。」此語倘不全確，而探險不復有屠狗的必要。卻是參加探極的人，或閱讀探險書籍的人，所同深慶幸。

屠狗非樂事，乃屬必要。而隊衆以決攜餘狗到南極的高原，暫緩宰殺。鼓勇登山，狗亦盡力贊助。十七日晚，歷程十一哩半，登高二千呎。

隊衆在三面環山的小冰田，建成帳幕。比阿蘭單獨出發。維斯丁與漢森結伴同行，均去探前路。比阿蘭攀登山中最險峻的部分，維漢兩人遵循較易的路。三人既歸，以分途所得的成績，作一長久的商討。亞勉純對應取的途徑，獨有把握，雖比阿蘭登陟如飛鳥，降落如旋風，而亞則決採維斯丁與漢森的路線。

## 第十一章 上登與前進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早，登山工苦，而羣狗自奮。自窄徑曳雪車到一地點，可逕望岩峽南申山 (Mount. Nansen) 的南面，同唐伯都魯山 (Mount. Don Pedro Christophersen) 的全長。兩山之間，冰田 破碎，兩山之側，又疊冰成嶺，依次聳拔。

攀登復攀登，嚮導比阿蘭 力顯應用雪轆的神技，領全隊到四千五百五十尺高處。亞勉純 在此處說：「偉大的冰田，排列我們面前。看牠自東西高山中間的冰屏，開展起來。我們知道，向高原的去路，即由此冰田 踏過。」

他對於到達高原以前的困難，同徑程，估計太少了。未想到雪深且鬆，狗腳踏不着實，唯用時固多，不無前進。十九日地面卻極利行，比阿蘭 須竭他全力，纔不落後。

於茲有一奇事，值得注意：在如此高度及緯度，空氣卻驗分溫暖令人局悶。行人着最輕衣服，「汗涔涔滴，如在赤道下賽跑。」比阿蘭 欲在蔭庇 處徐行，而羣狗恣肆突前，他亦無從自逸。

很快的到了冰田脊背。自此前瞻，全景歷歷，無數的冰罅，明明阻客由此冰田繼進。向南中山一面，同一無路可通，獨唐伯都魯山一途，雖非大有望，或尙可行。不得不姑一試，坂勢剝削，上行雪車，用狗隊加倍。每寸前進，實等兩寸，行程不得不舒緩，既到五千六百五十呎的高度，陷入雜叢的坑谷，亂跑是太險了。因先蓋幕，亞勉純率兩侶伴乘雪轆出察，此回短短征程，亦登攀至八千呎的高處，地面固困難，出路已覓獲。亞信：次日得達高原。

是夜祇聞冰山崩裂，洪聲雷鳴，深滋驚擾。次晨（二十日）天氣佳極，而地面狀況，狗仍難行。大衆趁早出動，不料羣狗亦極奮發。亞在前往高原的最後階段，以無上的讚詞，贈此一般功人功狗。略說：「狗若亦知道：此是要牠盡最後的大力，體投地挽車，爪深沒，身曳進，時時停頓，稍蘇喘息。驅狗諸人的力量，遂亦把來一試驗。欲使重載的雪車，隨時旋轉，非兒戲似的人與狗上此斜坡，是何等努力，但寸寸上登，直至最峻那一段的山路，沉落後方，餘程坡勢舒展，始快奔馳，而路仍不平，費時長久，纔能同登高原。」

是日狗挽重車上陟十九哩，高達五千七百五十呎，實爲奇績。然在此屯住地，而亞所稱爲「勇

敢的同伴，忠誠的股肱」，須殺去二十四頭。所以有「屠宰店」(the butcher shop) 的名稱。探險家每一念及，未嘗不耿耿於心。

第一夜風號不停，地高呼吸更促，決定繼此征程，祇攜雪車三，及狗十八。再檢糧料，重行裝載。在溫度降至零下，而風威肆虐之中，此工苦痛何如。糧料祇備人與狗需要的肉餅、餅乾、可可粉，及牛乳粉。裝配既畢，氣候益壞，逼使隊衆困守「屠宰店」四日。第五日爲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情形仍劣，北風送雪，掩沒車軌。

幕中人含愁苦坐，共話情景。

一人說：「我想氣候永不轉佳。已第五日了，風威反益厲。」

又一人說：「被氣候困苦至此，何事更壞。以視朝夕奔馳，尤爲苦楚。」

亞勉純說：「吾人試走出去，如何？」大衆聞聲歡呼。

氣候真奇惡了，大雪迷目，幾難啓視。幕受冰壓，勢將倒塌，卽狗亦畏登程，拒就羈勒。行人以所留的雪車，爲貯藏所的標識，維斯丁獨具遠識，加豎折斷的雪韃於旁。

風暴陣陣續來。飛雪漫天，人狗不相見。仍向南極奮闖去，地面漸漸轉佳，羣狗乘風，有時奔逸無前，亞地純幾難追及，漢森所領的狗隊，如例先驅，用折頸的速度，跑下山去，於此瘋狂的飛奔，他須扭轉雪車，方能停止，亞以前路迷漫，地面狀況難測，蹇跑下山，勢將肇禍，決不再冒險。既到峻坂，張幕暫居，靜候環境略略可見的時候。

二十六日早晨承太陽的恩惠，照臨數秒鐘，即此數秒鐘，察見獨有西南一徑可通，探險家以堅強的制動機，鑲上雪車，繼續下坡，瞬達平原，折轉南行，地面奇惡，真是「人人受罪。」自此點起，復建築標誌塔，而坡上則無須乎此也。

二十七日，地面的困難，無甚減遜，濃霧和飛雪，反添危險。亞筆記說：「前路雖依稀可見，而天黝如墨。」

二十八日陽光破霧，望見「崇山重疊，自麓伸出古代大冰田，橫梗去路。」

霧不久復集，而全隊則以「屠宰店」的經驗，寧願推進，不肯坐待天氣之轉清，惟進入全然不可知之鄉，若不預察儻來的驚險，亦非可樂。

是夜，在小冰罅的叢中停歇，此去須登山，於侵犯冰田以前，決再減雪車的載重，更築成一座貯藏所，留儲糧料，足供五人六日之食，十八狗五日之象。

二十九日天氣陰沉，隊衆圖越冰田，不轉瞬，陷入亂壑與冰罅之中。亞勉純同夏述爾牽一索領隊，乘雪轆的人，固可渡過薄冰，而雪車過重，非薄冰所能勝，維斯丁及車與狗之不墜於無底深淵，間不容髮，隊衆筋疲力索，僅入冰田約七十碼，環觀悉爲「打呵欠」似的幽壑，與張大口似的深潭，「再進絕不可能了。設立帳幕，由亞勉純同漢森以一索相牽，復出偵察。

據亞所描寫，眼前光景，令人氣短。「向山開展的部分，搗碎無立脚地，似曾作過戰場，大塊冰乃遺留的砲彈。」

差幸紛亂界外的南邊，忽生一徑。而前面卻有何物隱藏，以那邊霧氣沉沉，漢森與亞勉純視見不得，處此狀況，去偵路徑，價值很低微的。兩人仍頗仆勉進，希望留下爪跡，亦有助於次日的進行，因呼此地爲「魘魅的冰田」(The Devil's Glacier)，其難可見。

前行復前行，霧氣漸消。始見遠處冰田，險阻略減。幕中候訊的人，差得一點安慰。

三十日是御車人的智能與耐性，備受嚴酷的試驗。間有數次，判斷力倘有厘黍差錯，車與狗即趨無底的滅亡。全日力行，不到十哩的遠，以須常常盤折，實際歷程必加倍。

既築就帳幕，亞勉純仍同漢森出察次日將有何物等候他們。回報的消息，卻大體有利。亞於此有充分的理由，誇讚雪轆。

他說：「此等絕美的用物，若謂牠對南極的行程，不特有用，乃是最有用，亦非過情之譽。吾人屢越伸長的地面，其崎嶇纏繞，絕非腿腳所能爲役。」

雪轆得雪，乃顯其用。夜間卻風暴恣發，掃盡積雪，此時藤草根乃需要的物，而乃留置於「屠宰店」。御夫，在光滑冰面，驅車不播，戛戛乎難，前進罷緩，僅達亞勉純與漢森前晚所至的地點，已不知遇着何許阻礙，何許艱苦，幾幾完全受困。

大衆盡量搜索，且極力搜索，祇得似橋的一條路，寬度略與雪車相等，可怕的坑谷，夾在兩旁。亞勉純渡此橋時，迴憶某君走索於奈遮瀑（Nigadea）上空，良非樂事。於是進入平野，南面又被一嶺隔斷。亞勉純同夏述爾共拉一索引路，驅車的人衆，卻不贊同採取此路線，而企圖越嶺，屢告失敗。

可是最後到一地點得向南馳騁。危坑減少，狀況轉佳，前進亦益速。遙望「龐大渾圓的積象，聳起空中。」

既上圓頂，復見許多較小的成形，亞勉純呼爲「冰堆」。此中蘊藏何物，或竟無物，探險家瞬卽自行發覺。

地面太堅，晚上設幕頗不易。幕旣築成，夏述爾持斧外出，斬雪燒湯。一「冰堆」適立幕前。歡悅之餘，扣以重鎚，乃虛空的形象，不竟愕然。斧拔形缺，零星的雪片，紛落無底的坑，鏗然有聲。

夏述爾說：「暗黑如囊，不見其底。」

亞勉純筆記說：「漢森欣欣有喜色。無疑的，他很想幕帳再築近些須。」但試替不翫狎坑谷的人一想，此已穀近。

## 第十一章 南極

十二月開始的寒威，似雄獅來得兇猛。而行人匍匐於艱危的地面，遇着東南狂風，同濃密飛雪，倍添苦楚。冰面太滑，狗腳難着力，御夫脫雪轆，助挽車，艱辛彌甚。況跋涉長程，到達現時的階段，已飽受磨難，而此時又寒氣刺臉，幾難忍受。

二日風暴不停，一切情景，儼若與人爲仇。進行僅僅一短程，三日風滅，似鏡的冰面，得雪掩遮，雪轆可復用，差有真正的進展。他們踏過此潛形的冰田，到高原的上面，一嶺當前，上有冰塊（*humps*）冰堆（*haycocks*），希望始增長。可是一到他們所稱爲「魑魅舞場」那一段，又逢意外的事。如以不慣此景的人處此，奚止受一細驚。而他們神態鎮寧，好整以暇。

亞敏純同漢森領隊，迴顧維斯丁雪車發生困難。料想步行人必有墜落冰罅中者。而維斯丁得夏述爾援助，正在曳拔雪車，比阿蘭取照相盒拍影。因此亞與漢均不信有何真險。拍影頗需時，亞高聲問：「冰罅何似？」答：「呵，無底如常。」

亞批評此景，說：「此兩人——維斯丁同夏述爾——橫臥一個張口的無底坑，拍照，由他們笑聲觀之，似無一人想到危險的方面。」

凡審知漢森性情的人，見他未得參加攝影團，自不能不對他表示同情。

隊衆既離「魑魅舞場」，地面仍險惡。曾有片刻，比阿蘭陷入特別的危境。他們所經行地面，形成雙層的甲殼，上下層相距約三英尺，上殼時時破碎，猶想下殼應是堅實。旋由比阿蘭證出錯誤了，比阿蘭自上殼陷落，復穿破下殼，急抓着雪車纏的一圈，纔免完全的及最後的失蹤，尙幸此種驚險，爲時尙暫。登嶺後，地面轉變順利，此一日行歷二十五哩，是爲十二月四日。

五日的氣候，又是怵目驚神，風暴北來，積雪深厚，地面凝成堅硬的「雪濤」(Snowdrift)，無論何時，均令人不快，況在雪迷目，可厭更何似。前驅諸人，數步一跌，在大半的時間，手足捉地而爬，頓失領隊的效能。

「雪濤」翻覆，御車領隊的漢森，工固至苦，技益卓著。他不特能管制狗羣，而晚上測量，復證明歷程不誤，如斯雙重偉績，值得特書。

六日過南緯八十八度，行客腦際所盤繞者，乃在打破札屈東八十八度二十三分的紀錄，他們在八十八度九分設幕，七日再行。三日來，周圍的情景，到此始得環顧了。然上午十一時測量方位，南緯八十度到了。續行時，相約一達八十八度二十三分，應在漢森車上升旗。

亞勉純正在前驅，忽聞後方的歡呼，迴望車止輪停，高揭那威的國旗，恍如一場大夢。繼此進入人跡未曾到的更南區域，互相慶賀，自屬情理。然對於紀錄被打破的前人，未敢忘懷。

亞筆記說：「斯人同他的英侶，樹立他的國旗，永比任何前人，較近於目的地。我們過此地點，不能不表示崇高的敬意……堅心壯志，足建奇功。札屈東所就，無更好的成例。」

此乃一大探險家敬慕他大探險家的美詞，而以札屈東探尋南極的努力，亦可受之無愧。

在南緯八十八度二十五分又築帳，亞勉純決在此處建設最後貯藏所，把二百餘磅肉膏同餅乾留下。休息一日，再上旅程的最後階段，氣候卻如人願，特有嚴霜刺膚而已。維斯丁、漢森、同亞勉純受害最烈，面目改觀。亞自說：「吾人直如暴客強盜，雖至戚近親，亦不能認識，旅程終局，苦楚如此。」

然南極彌近，成功在邇，天氣同地面幾是希奇的順利。十三日在八十九度四十五分築幕，亞筆

記說：「此夜幕中，無異佳節的前夕。」

翌日正午，到八十九度五十三分，一鼓作氣，直趨地極，險三句鐘，呼「止」的聲，來自雪車，細測儀器，南極已入腳底，長久辛勤的行役，遂得成功，此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也。

如此空前的偉績，乃亞勉純同勇敢伴侶所奮鬪而來。亞作何感想，據他自說的話，也很妙，也很可注意。

他說：「我若言：我生目的已達，自是確切。但我不能說此語，恐貽厚顏荒誕之譏也。我寧可忠實些，簡直承認：我未見有人像此刻的我，達到目的，而站此直徑相對的方位，北極地帶——抑或北極自身——爲我幼齡所幻想的，今天乃在南極上面，顛倒的事，寧有比此更甚呢？」

此數語亞已自把駁雜品格，透澈寫出。他處奇怪的情形，得探險家一切的成功。然究知亞勉純性情的底蘊者，見他行事有魄力，待遇同伴又推誠又樂譽。唯若不積極圖勝新世界，終是悒悒不歡。他的志向，雖在北極，而此時所達目的地，無疑的亦所享樂。而那威國旗，隆重開展，飄搖南極，其光榮則又壯游五人所共有。亞說：「在此窮荒，我祇有此法，對同志表示感忱，同志深喻此意。以同樣

的精神來接受，亦灼然可見。」

是晚稍有慶祝，而名實符否，則不可知。僅有些海狗肉，雖饕餮的人，恐亦不樂參加。

於是屢次測驗推算，斷定精確的居地。最後復前進五哩半，再建小幕，留在南極。生存的狗，尚有十六，平分兩隊。而拋棄比阿蘭的雪車。

十六日清晨，同作短程旅行，由比阿蘭先導。上午十一時即止。繼此二十四小時，每小時測量一次，證明目的地已達，是千真萬確。始來築幕，懸挪威國旗於幕頂中竿，仰觀牠的壯麗飄展。

一九一二年一月，史哥治探險隊亦到南極，不能不一提及之。是年一月十五日史哥治筆記說：「兩隊長征，而吾人已到南極的陸上，想來很驚奇。吾人把九天的糧食，留放貯藏所，志事是可必的，獨一駭人的可能性，乃在那威國旗或比吾國國旗已先揚。」

嗣又說：「南極，是的。但與預期的狀況全非。」復說：「無疑的，先來人審知其目標，並已力行其程序。」

此等字句，情見乎詞，而當時英勇旅客的感想，若由旁觀人揣測，便欠禮貌了。然史隊志願得達，

縱不捷足先登，而光榮所歸，實無毫髮之損。英國文存在一日，史哥治遠征的故事，定必戶誦家絃。

回說那威諸探險家，他們留南極近四日，復作最精密的測驗。築一小帳幕，釘木牌於中竿，共題名於牌上。且留兩封書，一給史哥治，囑他：「假使亞勉純一隊於歸途殞命，即以另一書，代陳那威國王。」

於是帳門密縫，對他們大探尋的景界，莊嚴告別。

## 第十三章 北歸

南極北歸，朝行向日，苦陽光之灼目，而夜間則日落背，各探險家決於夜裏旅行，高原呼吸困難，全隊更急於下降，第恐羣狗用力過度，夜行以十七哩爲限。

沿途得前建標識塔的指示，益以氣候宜人，此各日——或者寧說此各夜——行程苦短，而消耗於帳幕的時間，似又「苦長」。多數隊員飢腸輓轆，饕餮踰恒，更自覺苦，好在肉餅不少，每日多分配些，可以療飢，而不久「飢鷹餓虎的胃口，漸漸收縮，每日消化力退減，又與平時相同。」

如此不方便之處，固然煩惱。而處此景況，算不得嚴重事件，實際上歸程進展無阻，則瑣瑣餘事，何足計較。耶誕前夕（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夕）到南緯八十八度二十五分貯藏所，以積糧分兩車裝載，素稱智囊的維斯丁值日司廚，盡搜餅屑，摻以乾牛乳條，製成「耶誕粥的主要盤餐」。還有比阿蘭取密帶來南的雪茄烟，贈送同人，衆皆驚喜。在此絕域，有此太美的物，幾無人敢信，此真是節筵最佳品。

還有理由，可以歡迎佳節，高原的頂巔已到，兩三日可下降了。十二月二十八日下降雪車疾馳，可憐的比阿蘭，雖擅滑冰絕技，還要努力向前，纔能趕在漢森所率狗隊的前頭。維斯丁在他的雪車張懸風篷，緊追漢森。亞勉純同夏述爾跟着力追。亞明認望塵莫及。

三十日到南緯八十七度，魘魅的舞場同冰田，又復逼近，本前得的經驗，下危險的警戒。元旦（一九一二年）冰田在望，此中大的冰邱同冰浪，惡兆隱然。

不料亂堆中間，忽現坦蕩的平原，隊衆驚喜交集。相問：「此一平原，是否來時錯過，或是現在偶然發現？」亞勉純筆記說：「吾人憑藉不可思議的幸運，前此飄過一切危地，今於杳茫茫中，得入冰田下面舒穩的平原。」歸途困難，遂以全免。

特途中天氣愈陰黯，竟不得貯藏所，最爲苦悶。小停的俄頃，忽又日霧霧開，始知所處曠地，料想過於偏東者，其實過於偏西，倘回覓貯藏所，無人贊成，遂棄置不顧，儘速向「屠宰店」推進。到築幕以後，復議及貯藏所的問題，有四人志願出探，亞勉純擇漢森及比阿蘭擔任。

此兩人於上午五時以空雪車出發，比阿蘭嚮導，漢森御車。下午三時同歸報命，實比餘衆多走

三十哩，顯是「人與狗」的大功。由貯藏所取得可貴的供給物，分裝兩雪車，在氣候絕佳之中，隊衆又於一月三日起行，因覺長時間的停歇，愈單調愈懊悶，相約可行即行，勿須再分晝夜。

前路又有崎嶇的攀登了，「屠宰店」的貯藏所，比現時的帳幕，高出二千七百呎，人同狗的糧料，存在此處特多，尤須去覓。是日（一月三日）既行二十五哩，喜見兩標誌塔，指導正確的路徑，隊衆更感覺妙趣，如迎忠實的舊友。

夜間在一個塔旁築幕，亞勉純按去程推算，知「屠宰店」在三十哩半以內。歷此距程，到達目的。而全部景界似於前一年十一月以來，已大變換。

大衆正在疑惑焦灼止步會商。而漢森的銳眼，與維斯丁的先見，竟把難題解決。前此維斯丁所加插的斷折雪轍，被漢森察及，真有按圖索驥之樂也。維斯丁多智，此回又得自顯。

覓尋此個貯藏所，是最要緊，不特得糧，且得知下趨冰田的路徑。自此旋歸，雖氣象混沌，隊衆不復迷途。

「屠宰店」乃不情及慘殺的地點，他們速與告別，以管制機配上雪車，向峻坂下陟，行走尙速，

呼吸漸舒，計算已下行二千呎。

次日上午一時，繼續下降，地面狀況，對滑雪的人極宜，而漢森同維斯丁則不能任聽雪車下奔踰度，獨感困難。一月六日夜於海拔三千一百呎處築幕，重行分配行程的時間。

幾經討論，互相同意：每行十五哩，休息六小時。照此辦法，到達佛蘭亭 (Franklin) 比預期還早數日。

一月六日，知已行近南緯八十五度五分，未幾比阿蘭望見冰田上，總貯藏所。全隊猛進，下午十一時於陸行五十一日之後，復到冰田。把藏物重行裝載，築一巨穴，以多量石蠟及火柴，贈未來旅客。離去此貯藏所時，狗之生存者尚有十一頭。雪車載上足供三十五日的糧食物，又到南緯八十八度。每度均已建有貯藏所，故如無不測之禍，則遠征隊之生還根據地，莫之能禦。

冰田所以歡迎隊衆者，爲漫天的飛雪，唯風勢尚順耳。他們本過去的經驗，知入危地。領隊的比阿蘭同夏述爾，爲安全計，用繩繫身，互相提攜，此實聰明的防患。比阿蘭突被飛石迷目，走至打呵欠似的冰罅，以漢森呼喊乃止。

由此時至歸路的終了，人與狗，食料均豐。而中間數日，氣候卻極劣。譬如一月九日，又是似猛獸兇惡的氣候。雪、雪、除雪無別物。雪將無止期麼？雪片紛迷之中，未嘗遇可歡迎的標誌塔，幸十日天霽，覓一塔，又有一對海鷗的光臨，探險家多日所見生物，祇同隊人與狗，此飛禽恍如別世派來的欽使。

亞勉純見鳥固喜，同時又吃一驚，恐此或是落羣的兩鳥，而各貯藏所新存的肉，乃耗盡心力所運送，得否不被餘禽掠淨，到南緯八十三度貯藏所，見一切無恙，焦慮始釋。

一月二十一日到南緯八十度大貯藏所，自此至根據地，乃曾經的熟路，纔覺旅程艱險，都成過去。又四日，到他們的「小美屋」。攜帶同歸者，尚有兩雪車及十一頭活躍的狗。

相約在門首會集，同時進屋。司德拉保榻臥半醒，矍然驚起，計此程歷時九十九日，歷程一千八百六十哩。亞勉純說：「行者甚佳，居者尤妙。」

此頃還有一佳音：佛蘭蒙號自卜納札立（Buenos Aires）挂帆，海航三個月，兩星期前復返鯨魚灣。亞勉純以各航員對於探險的成功，大有助力，急遽登船，表示歡迎。

人類感想，真是特奇，無一人說一句有關南極的話。海航隊既不敢問最要的事，陸行隊亦未便沾沾自喜，誇說大功。最後有一人言：「諸君到那邊麼。」答詞自然大受歡迎，而組織此回遠征的人們，聞知主要目的克達，尤深感動。

## 第十四章 佛蘭蒙號

茲於敘述佛蘭蒙號未度開離鯨魚灣之前，宜略說在陸行隊留居南冰洋期中，此船航程的經過。亞勉純曾給船長尼耳遜以訓條，其概要如次：

1. 君逕航至卜納札立，在該處作必要的修理，並裝載糧料等等。
2. 君由卜納札立出航，在南太平洋作洋海的測量……但須酌量臨時情形，及有無時間而定。

3. 君回卜納札立，作前來冰田之最後準備，迎接陸隊。如能於一九一二年之中前來，以速爲妙，予不言何時，以一切須相度情況而定，請君酌辦。

其他有關遠征的問題，悉請君便宜行事。

倘君回冰田，而予以疾病或死亡的阻礙，不能領導遠征，予即以託君。亞勉純。」

讀者已知：佛蘭蒙號回來的時間很充裕。但在她征程中，尼耳遜執行訓條，多感困難。僅於到達

卜納札立前，遭遇風暴，「表現此船是世上最好的海船，卓著光榮。」

四月十七日（一九一一年）爲耶穌誕生節星期一，佛蘭蒙號安抵卜納札立。她應在此處配備糧食等等。尼耳遜立覺佛蘭蒙的遠征，在卜納札立頗不名譽，續程的必需品，不用較易，取給誠難，現有的用款，僅存三鎊十先令，處境如斯，自非人所羨妬。

尼耳遜筆記說：「吾人若能南航，往接陸隊，自必先行籌款。帆布與索悉罄，糧食品太少，油亦用至最低限度，無一不須配備也。但吾人自身若至最壞時候，可不去測海，停留於卜納札立。怎奈冰田上面的同志，如何可聽其滅亡。足用金錢，固可由那威匯來，俾得南下。特在此種情形，全部的遠征，勢將結束，因佛蘭蒙號已得令須回那威去。」

然進退維谷之際，而援助適來，爲之解圍。

當探險隊離那前，有已在卜納札立的那人屈力迪和遜（Don Pedro Christophersen）來電表示：設若船離馬調拉後肯來，他將供給一切糧食。而他作此貢獻時，一如別人，不知方針之變換。故原期船抵卜納札立，應滿載物品，而竟一洗如空。現尼耳遜仍趨謁屈力迪和遜兄弟，以亞勉純的變

計，其實奉告，兩兄弟卻十分熱心起來。說在那的遠征費已竭。他兄弟可在卜納札立代付所有用耗，並供給糧品與燃料。

屈氏兄弟的仁慈，不僅止此。當佛蘭蒙號測海工竣復返卜納札立，兩兄弟又由那威辦來煤油食品，足備一年航用。更應允：如到一定日期，佛蘭蒙號尚未由冰田駛回澳洲，將派濟隊赴援。故若有一山，以人名命名，非屈力迪和遜莫屬。佛蘭蒙號測海復返卜納札立，已在九月間。又三星期，開往冰田。故得於亞勉純一隊歸自南極前數日，已到目的地。

於是大衆，立將佛蘭亭（小屋名稱）拆卸，準備儘速離去。然不可以此誤會陸隊忍棄「堅實的小屋」，急捨託庇之所。按諸實情，經此長久冬月，工作快樂，更無城市生活所相伴的煩惱，一旦離此，反深憾惜。

亞勉純「在依依惜別時」，對此居所告辭。曾說：「各種生活的狀態，那堪回首。吾人居佛蘭亭中，不驚不擾，非獸類生活，乃人類生活。凡整齊家室應有的良物，均粗備。門以外的世界，以黑暗、冷凍為主宰，無疑的，把吾人活動的爪迹，儘量抹煞。但種種仇敵，從不得進入絕美棲所的戶內。吾人分所

共居。光明溫暖，而又舒適。在背此永別的俄頃，此一點場地，對每人發生一種強烈的攝引力，抑何其奇！

此數日雖潛蘊悲懷，卻是膚功告成的日子。佛蘭蒙號滿懸旗幟，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日準備放洋。

狗有在南冰洋產生者，今共得三十九頭，均攜上船。尼耳遜在佛蘭蒙號駛回文明世界之時，聞德忌理士爵士 (Sir Douglas Mawson) 擬赴澳洲方面南冰洋探險，欲取去幾頭。

羣狗有數個可稱為老兵，一半從那威南來，一頭且到南極，觀牠們登船以後的行動，足證記憶力強，頗足驚異。維斯丁的三狗，絕不猶豫的立趨從前的居處，漢森兩愛狗——雙生的美利亞 (Mylius) 和烏玲 (King) ——亦立至昔日特定區戲玩。亞勉純說：「看此兩個可愛的畜生，無人能想牠們曾往返南極，奔馳隊衆之前。」祇有一狗鬱鬱不歡，牠的同伴，多在中途屠宰，牠徘徊舟中，猶望在此素識的環境，重逢舊雨。

佛蘭蒙號既離鯨魚灣，被霧掩蔽。然霧開後，海上幾無浮冰。兩三日後，雖又被厚冰阻滯，而為時

不久。二月六日乃看見南冰洋飄冰的最後一次。

此數日，船上生活，又歡喜，又舒適。前所苦者爲航員缺少，今又多助手，況食品充美，豬羊兼備，互相謹話，材料不窮。

航海隊喜聞冰田的經過，陸行隊亦愛聽世外的新聞。例如：「探險計劃的驟改，那威及他國，覺得如何」，

或問或答，如河倒瀉，歷數日，尙無窮竭的象徵。

暫時望風推船，風勢卻幾幾全滅，時或生風，乃逆來而非順送，差不多荏苒三星期，進程奇緩，問答漸窮，而望到好巴 (Hobart) 公布新聞的心，未免起急，此真足砥礪他們忍耐性。

亞勉純說：「二月首三星期過去了，船纔到半程，若情景順利，已可到岸，所自寬解者，每說：遲早必轉入佳景。」

佛蘭蒙號得了風的助力，三月四日可見陸。特兩日間霧氣屏翳，不知此是帖式孟尼亞島 (Tasmania) 何角，他們目的，係向颶風灣 (Storm Bay) 前進，距好巴不遠，想再駛進數小時，便可

着陸。

不料密雨濛濛，誤了方向，不入颶風灣，乃入空濶的太平洋面。險惡氣候，連續三四日，阻止駛近灣邊。他們有大新聞告人，而不得一人與語，真有度日如年之苦。但三月七日，船整刷一新，以光華的壯觀，航入美麗的港口。歷五星期的奮鬥，終得以大新聞傳達於文明世界。

亞勉純說：「我持電報，隨港務局長登岸。」此乃極簡的一語，述他能夠公布大成功的片刻。追算到達南極以後，已將三個月。今世有飛電，固不知當時苦景也。又一般新聞記者，倘不膺集艦上，求饜好奇的心理，實有虧職責了。唯亞勉純有種種理由，須自己首先宣布此新聞，雖極唐突的記者，絕不能自探險隊的首領或同伴，索取片言，藉得要領。

亞由好巴拍發名世的簡電，文曰：「十一年（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二月十四至十七日到南極。亞勉純。三月七日下午三時四十分。好巴。」

最初，獨有此電，呈報那王。嗣亞勉純兄弟及南新聞主筆，費八千餘古侖（那威錢幣以古侖（GROUN）為單位），續發三千言的詳電。

第一電到那，次日即公布。湯斯堡 (Tonsberg) 的小城，係亞勉純以普通水手作初度航行的地方，其情形如何？據說：一小學校長，在早課休息時間，把電文在階上宣讀，歡聲雷動，爲他一生所不再見。

至於佛蘭蒙號停泊好巴港將近兩星期。正在修整，德忌理士爵士亦率極光號 (Aurora) 前來。亞以二十一狗奉贈，祇將到達南極的「戰士」同幾個小狗保留。

三月二十日佛蘭蒙號啓碇，觀衆趨之如蟻，尼耳遜真不惜急行引去。而五月二十三日到卜納札立，頓覺環境比前改善。

尼說：「二十五日爲阿根廷 (Argentine) 國慶日。佛蘭蒙號移至一九一一年十月五日啓行原碼頭。回憶離此時，恰恰七個人上船送別。而此來據吾眼所見，不只此數。更由報章及他處探察，爲時僅逾兩月，而佛蘭蒙號第三次的長征，名譽振起多了。」

總之，業立功成。亞勉純的南極探險，本屬疑問者，而以三月七日之公布，聲名忽洋溢於宇宙。

## 第十五章 前瞻

一九一二年六月七日，佛蘭蒙號離那恰週兩年，復就歸程，而探險隊的領袖，擬解決今後金錢問題，暫留未返。

凡探險領袖，常負金錢的責任，而社會的飲助，又不可必得。故每向報章投刊所謂「小說」。或寫探險書籍，而保版權。此等人援筆著書，絕少自願。可矜憐，而不可訾議。乃社會不諒，以他愛護作述的材料，反多譏誚。雖在南申，亦蒙錢南申的綽號。實至不情，亦欠些公道。

嗣後亞勉純潛行返那，雖密友亦不得知，蓋欲安靜著述，並準備再次遠征也。再次遠征，即展期未行的北冰洋飄航。

亞所常讚道者，狗是他成功的原因。他的工作，只在赴南冰洋途中，保護羣狗得維頭等狀態，餘事比較易辦。此種見解，南申絕不同意。

南申紀亞勉純南極的探險，則說：「他的成功，非藉今代的大發明物，同各種新儀器。乃藉數千

年前，北方人向積雪北歐同西伯利亞平原推進時候所已知的古董。惟大小事件，而能縝密計劃，妥善施行，故凡事在人……

「有人，則一切困難，預見預防，行所無事……」

「在驚奇冰世界，亞勉純覓出自己的途徑。自始至終，同他同伴，用雪轆穿越全不可知的地域。歷史上遠征隊，殊不多見如此延長而未嘗進入肉眼的荒原，竟爲人類所揜迹。」

普勒斯圖魯同兩同伴，當亞勉純一隊赴南極時，卓著探險的價值。而尼耳遜測海的航程，並多殊績。南申亦一一爲之表彰，又推許素所愛重的佛蘭蒙號同駕駛此船的各人。略說：

「南方水面的浮冰，星羅棋布。許多專家，以其危險，咸恐佛蘭蒙號穿航不得。但各探險家能駕此船，過此處，來去各兩度……出色嘗行的雅槎，——佛蘭蒙號的建築者——見他的『出產物』完成最後的工作，亦足自豪。——此船在地球上，行到最北，又到最南……」

「忍苦成功的人們，今若家居寧息，有何不合理？然亞勉純復向前進取，欲達真正目的了。明年他的去向，將穿經白令海峽，入北方冰霜同黑暗的區域，飄流北極海（the North Polar Sea）——」

至少五年。此直是超人的行爲，而若人亦優爲之。——

「我們在佇望之中，對他已就的事業，深爲欣慰……科學的軌道，已樹基礎，吾人的知識，較昔已更優裕。」

「他的功業，照耀無窮。」

以上乃亞勉純同國人最著名的南申，於一九一二年五月所寫。南申認人爲成功的主因，未嘗及狗。許多人，完全同此意見。

例如赫爾斯在南極克服書中亦說：「亞勉純南極的征程，於歷史上最爲成功。他離漢斯麓時，獨一目的，欲比任何探險家先到南極。以此應用老練探險家的技能，而副以慎心與毅力。他的紀程，至少至冰田同高原那一段，令人讀之，儼若阿爾卑斯山 (Alps) 的假日游行，能使人間事件較探極行程爲難者，亦變爲無多。所就的確偉大，永難湮沒。」

亞勉純絕非一朝成名，而實至名歸，那威及他國爭贈以榮譽及勳章。一九一二年中，他在歐演講。一九一三年在美、坎、巡迴演講，美之國家地理學社「曲意推崇」在華盛頓獎以金牌，他又在倫

敦皇家地理學社誦讀演詞，札屈東爵士亦擲誠提議：公決致謝。

札屈東直言：他誠望首到南極的榮譽，歸於不列顛探險家。但對亞勉純一隊的事功，不能不熱烈欽佩。

此數年亞既功成譽集，仍不自弛，繼續探險必須款，便去籌款。他想再跋涉數年，到達夙所欣慕的北極洋。

佛蘭蒙號亦應運復將重用，一九一四年亞在那配備船上用物及糧料。又購一架華孟式雙翼飛機（Farnan biplane），擬以助探北極洋。然是年八月事起（指第一次歐戰），全歐混亂。

亞說：「華孟式飛機正在澳斯龐交付，而世界戰爭，入於極度瘋狂。羣衆對北極探險的興趣，自然消滅。我以機貢獻那威政府，協助國防。」

亞重遭挫折，別無所事。決計經商。曾說：「籌款的事，時有碎心的失望，無期的稽延，身分的貶損，實探險家的悲劇。」有感而言，故有感而以商自穢也。

各交戰國需要船舶，願出駭人的高價以買，凡投資於造船業者，無不利益踊騰。亞傾資於此，瞬

亦致富。

亞之目的固不在阿堵物。一九一六年獲利約五萬金鎊，即退出商業。他筆記說：「像我飄越北冰洋的計劃，用此款目來辦，儘可爲新的與完備的探險。」此數語彷彿說部的話，但絕非虛偽。

亞的事業，既在探險，而不在蓄錢，佛蘭蒙號此時彌增「老態」。

亞遂棄而不用，另繪一船圖，自謂更適用。聘造船師又是海軍繪圖員鄒生（Christian Jensen）來建，船長一百二十呎，寬四十呎，龍骨形態，若「鷄卵之由兩端剖半」。故船底任何點，均成圓形，與冰相磨，不被膠結，亞以爲如此形式，能以最少的表面，備最大的力量。

那威木材，亞亦不滿意。不惜重價，採運和蘭「特等」材料備用。船在澳斯麓附近船廠興工。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下午，用那后茂德（Maud）之名爲命，歸榮國母。

舉行命名典禮，不用香檳。亞手握冰塊，以簡淨數語告此船：

「我非鄙薄珍貴的葡萄，我要汝自始即嘗汝本性的真味。汝爲冰而建，汝生命的最好時期，須消耗於冰天。汝將在冰上，完成汝的命運。承王后的准許，我呼汝爲茂德。」語畢擲冰，落船進水。

第二步工作，即配備船糧，一切供給，幾悉由美探辦，費事費錢，直說不盡。

現有一件意外的事，足表亞之爲人，值得一述。

德以潛艇破壞敵船，或確代敵人運輸違禁品的中立國商船，凡局外人均不反對，亞固同此態度也。

亞說：「德國的爭勝，端在阻止敵方由水道取得主要的供給，因而應用潛艇，我覺得很合法。若不檢查違法的船，並將搭客同航員救出，我又不承認德人有濫用潛艇的權，故德人滅棄人道，不加警戒，而爲無區別的轟沉，我與文明人類，同深憤慨。」

一九一七年十月德潛艇在北海擊沉一那船，仍不下警告，亞憤怒達於沸點，擬作「嚴重的表示」。 亞曾受佩德勳章數顆，就中一顆乃德帝特贈，以彰南極探險的茂功，亞擬悉以奉還，而先考慮二十四小時。到時意見仍不更改，即持交德使武第親王 (the Prince of Wied) 並述理由。

嗣後美政府請亞參觀在法在比戰場，亞想動機即在此事。因參觀的結果，亞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在倫敦拜訪美海軍提督史曼斯 (Admiral Sims)。



一九一八年春，亞在美譚演前線的經驗。而於茂德號放洋前十四日，始回那威。那威駐柏林公使勸亞請求德海軍當局准許茂德號安全通過北冰洋。而亞絕不肯受德優惠。

被德潛艇轟沉的機會，自必不少。好在史曼斯給亞以最寶貴的情報，得乘北海上德潛艇，悉返根據地添取供給物之頃，開船前進。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茂德號駛離渡浪沙，沿歐洲北海岸，向東直航。

## 第十六章 多難

茂德號航員共十人，純屬那籍。維斯丁復隨亞勉純，遠征隊科學研究員，則以索都率博士擔任。一九一八年七月全歐充滿殺人毀物的凶氛，船離白海（White Sea）後，遇否儻來的潛艇，尙不敢必。

既離渡浪沙十日，風暴又突起於易高爾峽（Ygor Strait），濤浪層濤，險惡萬狀。舟中人除在瞭望臺者，餘悉躲避艙底。亞須立時發令召集。亞說：「數秒鐘後，我見各人從梯顛簸而上，覺得迷惑。」就中二三人穿奇怪服裝，又一人穿常服，而頭戴擊球帽，手攜衣笥，明明誤會有意外的事，亞的大笑，加以氣候的現象，立將情況解釋出來，各人始退換適宜的服裝。

航至卡拉海（Kara Sea），浪雖未靜，尙不難航。九月一日達德遜島（Dickson Island）又八日過赤留斯金角（Cape Chelyuskin）。位於東經一百零四度十七分，北緯七十七度四十三分，爲亞北的極點。

時厚冰已生。到九月十三日，益厚不得航，須覓停泊所過冬。茂德號亨運，遠不達約亞號。真正停泊所，遍覓不得，更談不到環陸的港灣。僅兩小島之間有一汶，算是最好的地點，船既繫纜，亞勉純登岸察看，尚有可容狗竇與測候所的場地，立即興工。九月底二十狗得有住處，過冬的一切準備亦完。最感不適者爲北極的酷風，隊衆又繞船築雪垣，高與艙面略等，作斬削的斜坡，下接冰面。爲利便計，更築舒緩的透板式走道。由冰面上達最近臥艙門之處，走道旁，繫以索欄，行人有所把握，或免雪滑顛仆。

然亞仍遭嚴重的危險，有非一索所能挽救，亞每早出步行，攜愛狗作伴。某晨，抱狗在臂，下降走道，守船狗力谷（Jocko）跑來「請安」，撞亞兩腳，亞倒跌斜坡，右肩沉重觸地，痛極。維斯丁曾學急救術，罄全能，爲亞接骨，而亞苦楚腫脹，弄成完全無用的人。

亞數日後，卻能起床，負吊腕帶行動，又遇一事，幾幾殞命。

此事，力谷又是重要角色。禍由牠發，亦由牠收。亞晨出步行，力谷必隨，對亞請一個安，轉由斜坡跑至冰上，亞很沉着的，從走道下，亦至冰上。忽聞似風吁吁的微響，愈吹愈亮。在曉色模糊中，見力谷

向船狂奔，一個含怒的北極大熊，哼哼追逐。嗣後查知：力谷戲弄熊子，熊故激怒而追襲也。

熊見亞勉純，很無禮的躊躇睥睨。亞無望得援，右臂又懸吊帶，唯有愈快返舟爲愈妙。纔到走道口，人熊相逼，亞開跑，熊尾追。負傷的亞，如何賽得過狂獸。剛踏上走道，熊自背猛擊，推他仆地，亞自料已到生命的末日，不料肇禍的力谷復來救危局，熊見力谷而捨亞，亞亢聲喊救，維斯丁攜鎗至，熊見維斯丁益狂，復捨力谷而望船上奔，維斯丁固善射擊者，一彈命中，此勇敢但又過兇的巨獸，反自戕了生命。

亞自說：此事乃他生命中「脫險希望最微的一回」。而待斃之時更有奇想。他說：「常聞人至必死，像我臥在熊掌底下之頃，生平要事，活躍的重浮腦際，我則不然，獨有一種瑣屑光景，迴映眼簾，我疑想在星期一日的早晨，倫敦攝政街（Regent St.）行人道，將掃出多少押髮針。」

危時而有此想，他留待生理學家去研究，唯人類臨危的怪想，他永認爲有趣。

此回亞固得救。而腕臂背傷，麋皮的衫褲悉碎，爲狀狼狽。特就好的方面看去，臂傷尙不很重，況得新鮮的熊肉不少。

暫時亞的右手失用，似成廢人。而他對人力能盡之事，終不屈服。以不可思議的耐性同勇氣，力使右手復能動作。他按日用左手緊握右腕，強牽右臂，苦練數月，右手伸高至面，歷久而臂復健。一年後方有機會用X光驗臂。據說，他的臂在理論上，必已失去功用。

迷信家言禍必有三。亞勉純已遇兩禍，而第三件不幸的事，又隱伏待發。

觀測所，是漏小無窗的房。亞進入測驗，頓覺昏迷，明知心臟功用失常，卻不自休息，及察知情狀，幾已暈絕，掙扎達門口，吸取新鮮空氣。

觀測所乃用一石腦油的燈，取光取煖。以手打的唧筒，榨油化汽，噴出燃燒，發生又熱又黃的光，不甚通風的房屋，或者養氣已被燄燒盡，也許石腦油的蒸汽滲入空氣過多，燈中噴出毒烟了。亞中毒過重，心跳累日。即此後數月，每操着力工作，心臟必感不快。一九二二年醫生告他：倘欲生存，宜輟探險，而亞毫無聽命之意。

禍災重重，竟有如此。而茂德號堅守冰中，徐待亞之復原，可是春回了。冰未解凍，夏來了，船仍不得脫離。亞憶及比利加號遠征時候，戈克醫師的計劃。距茂德號半哩多路有清水，而以冰塊與船隔

斷，因即攻冰。

在船與清水中間的冰，逐段鑿孔，共計五十。每孔埋放炸藥，繫以活電線，轟然一聲，佇盼收效。而堅冰頑抗，毫無影響，觀衆深滋沮喪而亞深信：裂紋固未呈，堅冰必震破。越數夜，高潮汛到，他希望特別漲力，衝開裂處，而未破的冰片，可擊碎成塊。

他筆記說：「吾人悄立艙上，欣賞夜色的美麗，而對冰的希望，不能確料結果，又胆戰心驚，最後裂音喧起，從被炸那一條路逐來，頓現鉅大的坍塌，堅實冰面，搗碎粉蓋，吾人絕不少延，航入空濶水面。」

既到濶海，而亞探險全程中的一個悲劇，復又發生。遠役已一年了。向北潮流可送船航越北極的地點，距此尙數百哩。過去工作已覺長，未來工作似更久。有一航員頭痛劇烈，欲歸家。亞立時應允。復覓一人伴行。兩人用物備妥，精神瀟灑而去。均不料有變，然均滅絕了。一個遺屍在五百哩外德遜島附近拾得。另一個且不知投骨何方。

茂德號向東航行。過新西伯利亞島，冰塊復生。一九一九年的進展，實堪灰心。九月底，船被冰結。

第二冬逼在子列斯基角 (Cape Skelak'y) 附近亞爾然島 (Ayun Island) 過度。

島乃西伯利亞未開化土人諸什各部落 (Chukches) 的居地。索都率利用冬期，南赴西伯利亞，與諸什的一族連合，藉察土地及民俗，並得科學知識不少，一九二〇年五月返船。

一九二〇年七月洋冰解放茂德號，亞勉純駛她去惱蒙。亞本人及此船均須整理也。

時已八月，更有四航員厭倦風塵，歸那威去。此四人，同前中途引去的二人，均不能始終服役，乃意志不堅者，故書中不稱其姓名歟？茂德號祇贖四個人工作。——亞勉純、維斯丁、索都率，同武倫欽 (Olonkin) 是也。此四人經驗均富，絕無半途停輟之想。事實上，四人駕駛此船，諸臻順利。直至舵斷，始進船於史洛堪明角 (Cape Serole Kanen) 避冬。

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之間的冬季，亞勉純與附近的諸什族交為良友，亞以解凍後，須航往西雅圖 (Seattle) 修船，而途中揚帆衝冰，顯非四人所能為力，邀請諸什族五個人同行。

丁茲不幸時日，聞他們的答詞，誠足鼓勇。他們說：「汝要往何處，我們願從，汝要作何事，我們服役。獨汝要我們自殺，將請汝再說一遍。」

如此諾言，直無條件，乍聞似難置信。然他們不特登船，且踴躍操作，始終如一。西雅圖塵囂甚，他們卻不能耐，直至改乘北歸的汽船，纔覺安寧。

一九二二年一月亞勉純由西雅圖回那。而前此所獲財富，揮霍於此役，已復涓滴無餘（茂德號仍留西雅圖）。

## 第十七章 磨折

亞勉純在他的著作，常常自認不是營業的人。

他既得五萬鎊，便擺脫商業桎梏，去整備茂德號。而他人覺得：他若再經營一年，積蓄較厚。則後此累年的煩惱，縱不全免，總可減輕。然此亦至難說。亞無論積金多少，亦將一揮霍，以盡，殆可斷言。

是非茲不具論。茂德號遠征的進行，總須添款。一九二二年一月，亞回那威來籌。那國會票決撥助五十萬古侖(Norwegian Crowns)。按平常國際匯率，約合二萬五千鎊。而古侖受戰後膨貨的影響，值忽慘跌，僅合一萬五千鎊。諺云：薑餅去飾，卽此之謂。

亞對重大的損失，自說：「失望而不灰心，決必試行我的工作，希望幸運到臨，一如往昔。總有辦法，供給此役的用款。」

觀此數語，亞非營業的人，無須別項證據了。除非對於探險，純抱樂觀的人，不能出此語。他的勇敢是無邊，他的希望是無窮，他對經濟的困難，是摸不着邊際。

此時亞所醉心者，乃從空飛探北極地帶的辦法。他夙具此想，而今更由渴想而成魔念了。一九一〇年他曾僱飛航員協助北冰洋上的飛航工作。他於南極遠征後，曾在巴西京城切實討論如何同友人屈力迪和遜飛航北極。他於一九一五年在那得飛航合格的證書。他於一九一七年又曾以購備北極探險的飛機貢獻那政府。故他自命為用機探尋北極的先鋒。

一九二二年亞回西雅圖，與茂德號會。決必攜帶一種飛機。據他所知，新式容克機 (Junker) 最適用。他的雄心，則由洲飛洲，而越過北極洋。可多得北極洋氣象同地理的知識，對於空氣流動的研究，不無價值。因想由亞拉斯加北岸的巴洛岬 (Point Barrow) 飛至什皮斯伯更 (Spitzbergen)。亞又赴紐約一游，就西雅圖歸程，購攜一容克機，又有人贈以喀狄阿里阿 (Curis Oriole) 一架，足為短程飛航。一九二二年夏，兩機到西雅圖，茂德號正在整備放洋。持七年之糧，並備全套最新儀器，為科學的觀察。

茂德號六月一日揚帆，旋遭洋冰，既達第爾林港 (Deering 在亞拉斯加)，適有梳船將赴巴洛岬。亞欲早日起飛，商允梳船船主為運飛機，並許亞率翁第爾中尉 (Lieutenant Onndal) 協同

護送，而茂德號歸維斯丁管駕，向北續上長程，此實爲亞與茂德號割斷遠征的關係也。桅船阻冰，不得達巴洛岬。復卸飛機於萬和賴特（Wainwright）。

一九二二至二三年之交，亞在檣蒙過冬，入春回萬和賴特。而翁第爾已籌備容克機的試航，不料又遇險了。翁用雪轆代替圓輪，裝配飛機，爲降落冰面之用，乃降落時，一雪轆軋「成葉」。改用兩隻平底船，亦不成功。既無修理材料，翁不得不赴西雅圖覓取新的着地機件（Landing gear），亞則留候。

亞筆記說：「在此點，我直陷入一聯二的事件，最苦痛又最差恥，實平生最大的悲劇。」此事詳說無益，但須略爲一述，足見一切均由亞缺乏營業經驗所致。他一面以孩提的心，深信同輩的忠實。一面因熱衷於探險，有時思想失衡，細慮的功能，沉入睡眠的狀態。

兩年前，亞於西雅圖遇一船舶經紀，此人有一「活電線」的稱號。現亞派翁第爾歸取着地機，適接「活電線」的電報。云：「請卽來，我有三飛機，供君應用。」亞趕往西雅圖接洽，然非他的敵手，竟受播弄了。

亞一時矇矓，付此經紀以行事的全權。經紀用亞名義四處招搖，亞登報聲明，與絕關係，而發現亞的名下，負債纍纍。亞說：「我無計排脫，自俗眼看來，我直是金錢的騙子。」助亞的人，固能追念前功，不信片面言論，而健忘不仁的人，則乘他尤悔交乘，不惜落井下石，益肆攻擊。

一九二四年亞赴美，想以演講及著作，補充經濟。但在經濟觀點，二者均不收效，前途黯淡已極。亞筆記說：「我的前途，似已堅實堵塞，我的探險履歷，到很不光榮的末路。勇氣——堅心——篤信——此數種品質，導我陟歷許多艱屯，獲得許多成就，而今均無所用，在我五十四歲生命的過程，黑暗的灰心，從無如此貼近。」

他因處紐約旅館，正在繁憂總集，電話機忽然鈴響，有一奇異聲音說：「我得登樓見君否？數年前，戰爭期中，我曾在法國晤君。」

亞當利達之時，雖持極平常介紹書的人，均樂延見，此日來客，非言錢，便說債，亞的錢將罄，而債已多。不速之客，自不歡迎。

此人又說：「我是欣羨探險的人，或能供給金錢，備再度的遠征。」在頗遭窮苦之中，聞此一語，

實是驚喜的福音。

此乃亞勉純與愛爾斯窩 (Lincoln Elsworth) 作歷史的會談，而收宏大的結果。

## 第十八章 幸運

愛爾斯窩趨謁亞勉純之日，亞正在預計：若以演講收入，清償債務，需時若干。其得數真足喪氣。亞說：「倘無意外的事，我須活到一百一十歲，纔可清了！但即在此頃，來了意外的事。」

此不速之客，實把籠罩亞勉純的濃雲，一掃而空。愛爾斯窩提議：亞與他共同領隊，飛越北冰洋，並由他貢獻兩飛機及他種耗費。

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中間的冬季，亞在美尚有他事，而同時籌備遠征。那威飛機俱樂部亦忠誠協贊，代為部署一切，最著勤能。機械方面，由第一中尉呂東·拉遜（First Lieutenant Kniser-Larsen）掌理。中尉乃向海軍請假，來充第二指揮。

亞得愛爾斯窩的父親慷慨，能使呂東·拉遜辦購兩架在碧沙（Pisa）製造的度涅爾式水上機（Dornier Seaplanes）。幸運的圓輪復轉，亞同愛大受那威的歡迎，國家派華蒙號（the Farm）為運船，送遠征隊由渡浪沙赴什皮斯伯更，而水上機另以好比號（Hobby）汽船輸運。

未啓發前，亞由呂東·拉遜得到一種消息。當時雖無實用，而與將來大有關係。據說：義大利政府願以 N-1 號飛船 (Dirigible) 出售，索價僅二萬鎊。亞說：「若早得此訊，吾人必不願用飛機，吾人目的，既在完成北冰洋的飛航，由洲飛洲，並採取北極的路線。用飛機，事可能而勢可危，既可能，亦樂冒險耳，若有飛船，則成功之可必，尤爲近理。」

愛爾斯窩一聞有此飛船，如果肯售，極願購置。特飛機既便，飛船尙在不可知之數。最後諸事備妥，四月九日遠征隊自渡浪沙赴什皮斯伯更，受「盛大的歡迎」。

華蒙號的構造，原以航行恬靜無冰的海洋，而年中此時固不必遇風與冰。

天下事多不及料，兩船途中偏遇風波，駛近什皮斯伯更，而王灣 (King's Bay) 又封凍。炸冰累日，初得進泊王灣煤公司碼頭。公司極盡東道雅意，招待五星期，飛機得以裝配，氣候亦有轉好的機會。

此兩架度涅爾飛機，命名爲 N-24 號 N-25 號。愛爾斯窩、迭士取遜 (L. Dietrichson) 與翁第爾分別擔任 N-24 號的領航 (Navigator) 駕駛 (Pilot) 及機師。亞勉純、呂東·拉遜 與霍主特

(Fench) 分別擔任 N-33 號的相等職務，亞對諸人，悉具無上的信任。

何時啓飛，又煞費躊躇：太早，則北冰洋的夜寒，或將損害摩托；太遲，則夏月常有嵐氣，極易衝犯。嘗等候時間，亞勉純與愛爾斯窩研究航駛術，及各種儀器的用法。到五月中，斷定氣候應最適宜，擇二十一日爲打先鋒的飛航。是日下午五時，諸人俱備，諸事俱備。

N-33 號領導前飛，於歡呼聲中，由凝冰的海汶斜岸，滑旋下趨，直達指定起飛點之中央。亞說：「我們立見冰陷水濺。再經一秒，機已穿過海汶，直走冰田，旋葉每分鐘作二千回的環轉。此卽最担心的俄頃。載重溢量，究須停飛減物否？」

每機載物各達七千八百磅的死重 (dead weight)，超過預算一千七百磅。自然有上述的疑問。惟非絕對必需品，已不攜帶。每機裝糧，只充三人一月的給養，每人每日的分量，又只以二磅爲限。僥倖機身昂舉騰空，亞的快樂，無人得比。而累年困苦的重責，遂得卸肩。他說：「倘立在現地點跌落，而吾人的誠悃，已有不可抹殺的證據。」

踰半小時，遇着濃霧，在兩小時中，均於「羊毛似的羶絨」上面飛航，已而「霧散，北極洋全景，

展布眼前。——最奇異的冰雪片，被人類在空中遠眺，實未曾有。」

亞四顧無降機的處所，景況十分悽絕，希望偶見生物的形影，亦不可得。因說：「早知若此，嘗取一蟻蝨伴行。」

二十二日清晨 2-3 號初見有海水處，似可降落，霍主特報告汽油只贖一半，又必須覓一下落的便利地點，摩托忽生障礙，機重留不住空中。急不暇擇，竟強逼墮「踞」雪泥與小冰塊中。

亞筆記說：「落在雪泥，速率低減，還是一點幸運。而在另一方面，飛機的馳驅力量亦減少。經過右邊一小冰山，機身左轉，機葉直衝冰山的頂巔。雪碎煽飛空際，機身左右徘徊，為狀驚險。吾人其得自拔否？顧觀者懷懼，而呂東·拉遜卻十分冷靜。若我說吾人得脫冰山，僅差二公分，實不過言。我想每秒時，左葉均可折斷。速率以遇深厚雪泥，既已減低。吾人停在雪泥的突出處，仰對冰山，相距又是幾公分。」

亞勉純、呂東·拉遜同霍主特，固幸免受傷，而託命的飛機，則處境瀕危。設使冰一結合，機將立碎。三人竭氣力以試轉飛機位置，迭告失敗，機仍囚居壑中，四面被冰山環鎖。機尾對着進口處，機鼻

向着冰山。工苦力竭，不得不拋棄企圖，察看環境如何。

他們用遠望鏡窺尋 N-24 號，杳無形影。復將本機藏糧與配備物，卸放堅冰，以飛機權作住屋，區分五房：一居司航；二居司飛；三充煤油艙；第四房最大，作餐廳，及一個人的臥室；第五房位於機尾，是狹隘又無窗櫺的。安置煤燈於餐廳，速備可茶同餅乾，聊作一餐。

機既隨時頻危，休息時間極促。餐畢又試行調動，又告無功。只得另籌辦法，擬把飛機置於附近冰山的頂上。如欲辦到，復須移去冰山一部分。而工具缺乏，祇有切片刀三，斧一，大刀一，及可以代鋸的羈冰錘一。殆無人敢來嘗試。特人到絕境，每有不可思議的能力。他們容無極大的智力，而有極大的毅力。居然去斬削此冰山。時而停頓，瞭望 N-24 號的踪跡。二十三日望眼欲穿，亞同伴互問許多擔憂的話，彼此均不敢答。

二十三日 N-25 號的同隊恐冰或包圍而至，機被擊碎。備便雪車，並減糧食，靜待殆將絕望的將來。

同日犯曉去鑿冰山爲斜坡。亞登飛機頂面，適從遠望鏡中喜見 N-25 號停在西南方。亞想牠

好像「很淘氣」。究竟真確否？同航人均不敢深信。

乃用摩西碼(Morse code)通訊，接迭士取遜回音說：Z-24號離王灣不久，便已漏油，呂東·拉遜答以Z-25號尚無損壞，於是Z-25號同人復去工作。

有一道覆冰的水，隔開兩飛機，實阻兩隊的會合。二十四日Z-25號的航員仍繼續努力，想移機於安全的位置，真覺情急而事緩。

下午亞再持望遠鏡窺察Z-24號。那邊有了若干活動。斷定他們準備拋棄飛機。亞雖極想得到幫助，唯他們飛機如有保全之望，亞總不作此請求。今見他們啓行了，係採何路徑？他們從很穩固的老冰，而向很危險的新冰前進，又代擔心起來。幸他們未到危險地點，停行而打信號。呂東·拉遜答復：不如暫回，翌晨再打信號。亞見他們果然回轉，若釋重負。

二十五日苦工略收效。Z-25號的人能將飛機轉調，把重的一端，放在老冰上面。亞說：「此是大有益處。若被外力推移，反將送入安地……吾人心中寬慰，晚飲可可茶。吾人景況實好轉，縱未十分安全，已有努力自拔的一道。」

## 第十九章 冰中紀實

Z-25 號隊衆正在搶救飛機，而 Z-23 號的狀況，尤爲可驚。Z-24 號降在小沼，寄錠於一大冰塊，傷至無可修葺，因有漏孔，水浸至煤油箱底，只贖一副機器可用，而前頭的螺旋槳又折斷。

事實上，他們騰空數小時，已入北極距程約九十哩以內，而無術再向何方進前。試思之，多年來，探險家如何企圖到達北極，則此種成績，雖在今日，已屬卓異。而在亞勉純的當時，真不可思議。

Z-24 號亦早見 Z-23 號，料牠必在巨冰摔碎，故迭士取遜、愛爾斯窩次日卽來看。而爲冰的狀況所阻，逼得回頭。築幕冰岩，卸下機中裝置物。復由翁第爾專修傷壞的機器，餘人抽水不歇，使水止於煤油箱底，不得繼漲。然最險的狀況，始終無術消弭。

讀者已知：五月二十四日他們又企圖來會亞勉純。歷七哩的路，「費時略與飛至什皮斯伯更同久」，竟復挫敗。二十五日仍在修機，景況仍無進步。二十六日下午迭士取遜、愛爾斯窩、同翁第爾用信號與 Z-23 號通訊，決計再圖會合。此時浮冰移動不少，兩隊僅距一哩半。卻卽極艱險的一哩

半。

他們不知一行出發，能否得回 Z-35 號，勢必儘量負載重裝，顧不得冰的狀況，計每人背囊各重八十磅。

Z-35 號的人於二十六日下午，照常工作，希望入夜以前，把飛機排布十分安全。此時卻見 Z-34 號的人衆，沿着座座冰山，奮鬪直來，彼此相隔祇二百碼。而此二百碼的短程，非艱不濟。呂東·拉遜同亞勉純放帆布船往救。方呂推船入水，亞尙站立冰上，而 Z-34 號來人的形影，忽被浮動的冰山遮蔽，突生尖銳的喊呼，令人惶悚。

亞說：「頻來的呼嘯聲，一聲比一聲可怕，最慘的戲劇，必在冰山後面表演，我定知人有滅頂的危險，而我獨有癡立傾聽，不能舉一指垂援，真是苦絕。呼聲既寂，我默想：『萬事全休，若干人呢？』那個 人呢？」

先是，翁第爾先驅，愛爾斯窩後隨。迭士取遜忽陷落於冰中，自然叫喊，翁第爾正在回顧，亦自墜溺，愛爾斯窩速即側躍，脫離沉冰，左近有一塊老冰，臥伏牠的邊緣，引伸一雪巖，救起迭士取遜，此種

事描寫不難，實行靡易也。翁第爾仍在溺垂繫，愛爾斯窩又馳至，搶住翁的背囊，迭已一半清醒，匍匐來共扶持，愛方能代翁卸囊，而翁踏上堅冰。

亞勉純佇立那邊，憂懼方深，卻見一個人形了，又見第二個了，更見第三個了。歎說：「若謂我歡喜，實嫌詞不盡意，首二人搖震類狗，第三人行動尙照常。」

事實上，翁第爾最危。他用指抓冰，而潮流時摔他的兩腿，幾曳他下沉。端賴愛爾斯窩智勇兼備，施救有方，得免於厄。愛爾斯窩嗣蒙那王頒給果勇的功牌，尤宜膺茲懋賞。

此次事件，真是活劇，幸非悲劇。據亞的批評：「後此回想，愛爾斯窩且有拯救全隊的功，如無六人的力量，Z-25號永將不得飛歸。」

Z-24號隊衆到後，安插極費周章。亞勉純、愛爾斯窩擠居司機的房，迭士取遜，翁第爾、霍、主特均分餐廳，呂東、拉遜仍伏機尾無窗的區所。設有衛生當局認為太隘，而他們所得的補償，迥非區區細事，可以比擬。

第一，兩隊重合，互釋系念。第二，有六人，可試辦半數所不能辦的工。他們原想移機到最近處的

堅冰上面，現則欲置於更穩的冰岩（Ice）。而又須移幾個冰山，填幾個坑壑。呂東·拉遜指揮敏妙，各探險家精神活躍，凡可削除的阻礙，均不足阻進行。經數小時的切實工作，在歡悅聲中，機已轉至又厚又實的冰岩。平安兩字，處當時的狀況，已算有了意義。

二十九日晚際，隔閡兩機的澤地，相就益近，四人向 N-25 號出發，擬取些煤油，而又失敗。亞勉 純卻抱樂觀，他筆記說：

「吾人一有兩箱煤油，便可飛赴什皮斯伯更，而由此地到北極，想係一樣光景。——浮冰——浮冰——浮冰而已。」

三十日迭土取遜、愛爾斯窩及翁第爾，竟到 N-25 號，取回煤油、糧品及配備物頗多。然亞勉 純雖急於速航，而 N-25 號卻無從立發。在北極洋上的飛機，降落是一事，起飛又是一事。

六月一日，既削除去多噸冰雪，復築成飛機走旋徑，下午乃作脫離的企圖。呂東·拉遜就駕駛的位，霍主特照料摩托，餘人旁立推挽。可是薄冰碎陷，又告無功。密霧旋集，機的首尾不相見，厚冰更在兩側緊箱，祇得留機在所由來的徑上，派霍主特值夜。

疲乏的人衆，正欲就睡，冰已圍來，悉被警戒的呼聲喚醒，壓力所發的慘聲，充滿空中。亞勉純急出視察，覺得情形不妙。「壑中布滿了冰，Zig號黏着中心，壓力嚴重，禍變若不可免。」

人事要不能不勉盡。大衆合卸機上物，移放堅冰，以減壓力。此舉幸收效。機不續沉冰中，暫舒眉急。

此時大衆審知：萬一到最後危期，應拋棄兩機，試向格林蘭海岸進行，距程約四百哩有奇，無望均得生全。不過如必滅亡，無寧奮鬪而死。終不能坐而待斃。無論如何，糧食爲最要問題了。按五月底的估計，尙有：

半磅重的肉膏二百八十五塊，

可可三〇〇條，

燕麥餅乾三聽，

十二磅重的牛乳粉三包，

麥精牛乳四十二聽，

### 燒爐的煤油若干

六月一日，決減糧食分配量。每人每日以半磅爲限，逐日工苦的人，得此實太少，然亦無可如何。兩機既脫登時的危險，緊急的工作，又在進行。兩機相距不遠，Z-25 號似可開至 Z-24 號，再覓較穩的地點。大衆斬冰填冰，竟製成一條平面的路徑，可惜 Z-25 號無須乎此。一路推進，冰悉粉碎，直達較近 Z-24 號的場地。Z-25 號遂有破冰船的名譽，下午作第三次的企圖，雖又未竟全功，卻找得長約一哩之四分一的水道，貼近有新冰。

亞說：「吾人合計水道與新冰爲啓飛場地。水面所得高速率，可送機上冰。倘如所料，則馳徑倍長，大有騰空機會。」

是日各探險家爲競存而工作，操勞不息，而進食特少。自六月四日午夜斬冰平路，遶晚成徑。可恨密霧重臨，制阻飛空。隊中雖最抱樂觀的人，到此亦想顯係命運爲仇了。夜來壓力又加重，長時萬苦所鋪的路徑，破壞無餘。

現在救生的希望，端在能否覓一冰岩，其大須有助於起飛。六月六日翁第爾與呂東·拉遜不

顧艱險，蒙霧摸索出探。

望。 踰數小時，正失望歸來，而霧氣驟散。而此兩人卻立在一哩之四分一的平方冰岩，絕望而復有

此塊冰岩，自是「救星」。而移機到此，殆無辦法。

亞說：「飛機須先馳三百公尺，貫穿新冰，到達高的平面。因此全部計劃，正在初生，幾復爲之結束。」

## 第二十章 大飛航

「救命」的冰岩，距離約半哩，由探險家的帳幕前往，另有兩冰岩，須設法處置。亞勉純筆記說：「許我誠實說出：我常認此種情景，是絕無辦法。所可自豪自喜者，處此時日，共事之人，操此殆無希望的工作，而仍能笑能歌。」

他們因熱誠操作，希冀萬一的成功，竟背常例，不願 *Log* 號了。午後纔回到飛機，共嚼稀微的限糧。冰勢似尙安靜，三小時後，迭士取遜在機上報告，老冰似將移動近機，大眾均不注意，半因迭士取遜目迷於雪，或許錯誤，半因寸陰是競，殊不願工作少停。

下午七時大眾再回飛機，見迭士取遜的報告，絕非虛語。「大冰塊來逼水上飛機，近在數碼。雖極雄心的人，亦將灰冷。」

他們救護飛機，幸尙及時。而偉大的冰牆 (*ice wall*)，又突由後面來襲，一刻鐘後，復須搶救。機正脫險，而原停位置，已被堅冰席捲了。

諸人仍不得休息，又歷六小時，把機移居第一個冰岩，暫獲安全。六月七日到臨了，爲那威解除與瑞典聯邦的日期，困頓冰上的英豪，升旗於 N-15 號，敬祝國慶。而佳節非遠征隊的假日，工作仍在繼續。

如是苦鬪者累日，六月九日飛機纔移放於大平面，復續築起飛的馳道。此次倘仍無功，則全隊若不盡趨死路，而一部分定難生存。因格林蘭之行，唯健者爲能。而各探險家疲於苦工，餒於惡食，不足試此長程也。

他們當前的工作，是什麼呢？須在深踰一碼的濕雪上面，築成一條馳道，長踰一哩的四分之一，寬踰十二碼，此濕雪又須移置於道旁六碼以外，飛機方無阻礙。亞勉純說：「十一日早餐後，吾人即去工作。此工奇苦，繼續不來，雖旁觀的人，可立見大衆股肱力竭，雪鏟的聲漸緩了，停歇的時距漸長了，終則靜立相觀，似不能在合理的時間以內，把雪剷去。」

他們不特覺得無可如何，實已到無可如何，此時忽得一個省事的主意，似極平常，實至難能可貴。

翁第爾叫聲道：「看！此是吾人所能爲，何必創雪！」

原來他踏得數碼很堅硬的地，倘有些少的霜蓋上，便成絕佳地面。自是日下午起，大眾開始「大踐踏」。上下來往，歷時四日，仍須移去種種障礙物。六月十四日，亞說：「吾人必已斬削五百噸的冰同雪，絕無張大厥詞！」是日兩度試飛，徒以靜待的堅霜，很奇怪，終不肯來，雖呂東·拉遜決必力試，而機身蜷伏軟弱的地基，拒不上騰。

當晚幾經詳酌，力減機中載物。亞說：「吾人留存者八小時足用的煤油和機油，一帆布艇，二射擊鎗，六被褥袋，一帳幕，若干廚具，及數星期的糧品。雖絕佳的雪轆用鞋，嫌重亦割棄。」一切準備停妥，擬於次晨，再拚命一試飛，並議定萬一到了十五日，仍不能動，將來的方針必須決定。他們明知無甚可擇的方法，非死守飛機，便須捨機而赴格林蘭。但最後亞勉純勿須決策發令，快慰何如。

幾幾到了最後的一刻，氣候變化，拯救此一般情急勢逼的探險家。十四日的夜降了禱望的霜，馳道變硬，更得需要的風，可助機上昇。

十五日下午十時三十分，最後試飛，卒獲可憐的成功，雖冰中呈出兩條罅紋：一條小的，近在機

前；一條較爲可怕，約在二百碼遠處。但一切煩難，均予克服。

呂東·拉遜就駕駛的坐位，迭士取遜被推駕駛，爲他陪伴。而亞勉純居迭的後面，翁第爾與霍主特照料機器，而愛爾斯窩居食堂，於是到了最重要的時刻，亞自己有活躍的紀載：

「飛機一行滑旋，比前日便大有分別。確能向前急轉，到一百公尺外，舵葉發動頂限的速度，每秒二千轉。牠戰慄，牠顫動，牠呼嘯，好像 *Zig* 號亦自知處境，能則現在起飛，否則永飛不起。

「吾人摔過寬三公尺的鱗紋冰，由廣四十公尺的冰岩衝下，此時何似可飛否？唯，真飛了！摩擦的聲響停了，我聞摩托的哼哼，終已臨空。迭士取遜一微笑，一點頭，退入觀察的室內，杳然不見。」

在極北地頂，用磁性的羅盤針來駕駛，本想是不可能的。但 *Zig* 號卻藉此指示航徑。飛行兩小時後，越霧超飛，續在美麗陽光中進行。間有一時，呂東·拉遜降機犯霧，冰山環峙，常得毛髮條立的經驗。又御機上昇，霧亦漸撤，下面狀況可驚，若在此降落，勢必人機偕亡。

然歷時漸久，煤油漸減，尙無陸可見。駕駛與航員心均焦急，口均不敢吐言。

雲氣徐徐飄散，方呈「一尖璀璨的高峯。」什皮斯伯更麼？隊衆均望是的。無論如何，總是陸地。

更有濶海在前。亞勉純說：「吾人的路線向南，而欲速離腳底的瘁瘁狀況，轉西而趨濶海。」

呂東·拉遜已覺御機困難，實亦不得不轉變方向，尙未飛渡濶海，機不可制，作強逼降落，機墜駭浪，距陸約一哩，計時已飛了八小時有半，燃料僅剩半小時的應用！

衆航員立即齊赴機尾，使機鼻儘量高舉，亦即以避搏擊機身的波浪。獨呂東·拉遜守司飛的坐位，忍苦受濕，皮膚悉浸遍。他卻大顯長才，御機破浪，歷一小時，駛上巨大的冰塊，各人覺已踏上堅實的佳地。

當此緊張數星期，烹飪悉賴翁第爾，此時他又忙於燃燈造飯。迭士取遜細去測量，知着陸地點爲東北陸 (Nordostland) 的北角 (North Cape)。呂東·拉遜忽喊呼：「有船呵！」果然東方來一小快艇，唯艇上人又看不見陸上人。

寸刻不拖延，飛機又動作，突前阻截來艇。原來她乃海命號 (Sjolin)，艇長爲武蘭 (Nils Wol-  
far)，艇長乍見蓄鬚含垢的人衆，不知爲誰。亞勉純「身稍側轉，示以半面形，便即明白。」

世人想各探險家早已滅亡，忽又覓得，歡迎的真誠，何可比擬，武蘭允探險家之請，極歡喜的拖

帶 N-25 號去王灣。賓接諸飛航員登艇。

入夜狂風暴發，飛機頗難處置。翌晨爲安全計，留機在白蘭地灣 (Brandy Bay)，而快艇前往王灣請援。

六月十七日快艇沿什皮斯伯更海岸，於光華氣候中，繼續航行。過委谷港 (Virgolavn)，盛懸旗幟，紀念雅圖黎 (August Andree) 於一八九七年首作從空進犯北極的企圖。

是晚遲時，快艇達王灣，一般人驚喜交鑿，各探險家見好巴號汽船，如逢舊友，更有舊友尚在船中，樂真無藝。此外又見亨蒙達爾號 (Hindal) 與正待起飛的兩架漢沙·布蘭登伯谷機 (Hansa-Brandenburg)。世間究因何事，遣船及機到此？快艇中人無有敢作解答者。

未幾，各探險家投入朋舊隊中，受熱烈的歡迎。亞勉純筆記說：「半小時內得不到一句有理智的話。」諸友企踵已久，料徒空候一場，而望外之人，忽如天降。雖個個身穢髮亂，卻極活躍有生氣，喜慰之情，不言可喻。亞勉純到此始知：各船、機即奉派出覓各探險家，而灣內的歡情，亦以他及五同伴之能得生還。

他們仍投舊時住所，得王灣煤炭公司董事曲汝遜 (Stakkers Knutsen) 盡美的款待。飲啖之豐，可不必說。所最感誌者，乃在能得蒸氣浴，風塵洗淨，身復無垢光明。

六月二十日亨蒙達爾號往接 Z. G. 號，速飛機安抵王灣，舉世對亞勉純，同深感謝。賀電如雪片，奚只千百。那威王電云：「后與子歡迎君及同伴歸還。君復爲那增光，予謝君雄圖偉績。」

福康 (Hakon R.) ]

英王喬治五世 (George V) 德總統、地理及科學會社、各大學、各使節，亦有電賀。誠以活劇似的歸還，值得世界注意也。各探險家休憩數日，回澳斯麓去。歡情美意，充滿都門。六月二十五日，煤公的船斜米爾號 (Selmer) 裝載 N-55 號 同兩漢沙·布蘭登伯谷飛機啓程。

此一段的短程，真如「度節」。斜米爾號在渡浪沙附近，與勿里渣無弋號 (S. S. Richard Will) 邂逅。後一船升旗致敬，並對探險家歡呼。亞勉純及同隊已料知繼來的歡迎景況，抵渡浪沙灣，民衆果以熱情相迎。

遵海岸南航，處處懸旗誌慶。在屈力昌散 (Christiansand) 且有四架飛機，繞船盤旋，表示敬

忱。

七月四日斜米爾號駛進澳斯蘆海峽，空中水上，均有遠接的人。下午十一時抵賀亞田（Horten），海軍根據地也。

亞筆記說：「我喜登賀亞田的岸。我收穫此地的利益不尠，至深感謝。我每次遠征，那威海軍均大有助。此回遠征，尤蒙沒頂的恩。非那威海軍航空隊的臂助，最後一役，實不可能。多謝他們概予一切必要的准許，多謝他們派遣聰明的助手。」

七月十五日 N-25 號攜她六位航員，翱翔澳斯蘆上空，再降落水面。那都鼎沸的民衆，歡聲震天，爭對諸勇士頂禮。

呂東·拉遜充此役的總司飛，後此自赴地極探險的大業，亦以發軔。

## 第二十一章 那威號飛船

Z-125 號成功歸來，世上的讚聲未息，亞勉純又在計劃另一遠征。

亞年踰半百。似他的多年探險，雖巨人的體力，亦已消耗殆盡。以理推之，他的熱誠，或已稍挫鋒銖。而他尚有餘勇，毫無弛懈的徵兆。

Z-125 號及 Z-124 號的飛航，若謂係屬無用，自是失實。不特對於繞極的地帶，得到很多知識。即各勇士的奮鬥，亦可以傳。況由歐洲飛到亞拉斯加，或由一洲飛到一洲的夢想，尙未實現。亞勉純非償他夙願，焉敢懷安。

讀者應記得：前此亞聞義大利 Z-1 號飛船可以得到（見第十八章），徒以得訊太遲，不及變更計劃。茲既回澳斯麓三星期，致電義大利陸軍飛航隊校官諾比爾（Col. Nobile）商量。校官即建築此飛船的設計人。

諾比爾應招到澳斯麓，在亞勉純朋到灣家中會議，呂東·拉遜亦列席，會議經過，俱詳亞勉純

我的探險生涯書中。

亞說：「諾比爾立以義大利政府授予全權證相示，並作驚人的貢獻……義大利政府願以11號贈送，而獨一條件，吾人宜允懸義大利國旗。

「吾人立拒此議。我絕不願用本國以外的國旗，完成十七年來的夢想。我一生學得地極飛航的技術。我曾揚挪威國旗通過西北航路並達南極。無物得誘我躬在他國旗幟之下，作第一次貫穿北冰洋的飛航。」

然諾比爾亦願出售飛船，索價一萬五千鎊，尙是公允。關於金錢問題，有愛爾斯窩的協助，議亦以諧。

次月（一九二五年八月）亞勉純、呂東、拉遜同赴羅馬簽訂購機契約。先是在澳斯麓議定：須以諾比爾為飛船船長及司飛，因他既設計構造此飛船，復會親自駕駛，實為上選。然到羅馬後發生了困難，諾比爾自身已可啓程，而又要以義大利人合組航員，亞有許多理由，自極不願。

第一，亞要此次遠征隊，以那、美、人佔大多數。第二，呂東、拉遜及翁第爾曾參預前度飛航，而維

斯丁乃隨亞同到南極四個人之一，決必均使加入。況呂爲世界最大飛航家之一，又敏慧，又鎮靜，乃亞所大賞識。而翁「對於實用機械學，亦具有極大天才的一人」，無一可以割愛。

諾比爾亦認亞勉純持之有故。卻請許帶熟諳「Z」號的義機師五人。亞以此說頗入情，遂同意。而義機師乘秋冬之期，修整飛船，並更改氣囊（Gas Bag），俾羈泊時機鼻可以堅挺。

暫時亞勉純與愛爾斯窩再赴美國。亞繼續講演，得款償債，兼充後此遠征費。愛因父喪，須處理遺產。兩人以同時離歐，託那威航空俱樂部暫管其利益，不料竟引起種種糾紛了。此中主因無非亞有亞的理由，認諾比爾爲受值的雇傭，而諾比爾自恃其地位，不與亞作同樣的看法。設若遠征隊兩主要人物，有一留歐，或不至發生困難。困難既生，亞同愛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回澳斯麓時，發覺關係頗複雜。

及往羅馬接收飛船，亞勉純與諾比爾的意見，衝突益銳。亞的觀點，據他自說：

「諾比爾欲訂明：吾人到了北極，如據他的判斷，空氣情況不利於繼續南飛，前往吾人目的地之巴洛岬，他得轉駛「Z」號，直還什皮斯伯更。我斬截鄭重答復：『勿庸議。』吾人（亞勉純及愛爾

斯窩）再對諾比爾解釋：他的唯一職務，爲飛船船長，而吾人職務，是遠征隊指揮。船的去向，無疑問的應聽吾人命令。」

諾比爾又請求必先與他商量，亞應允：最後的決定，由亞勉純、愛爾斯窩、呂束·拉遜及諾比爾共同爲之。

茲有不厭複述者，持倡遠征的各人，從不真正注意於北極的到達，而由一洲至一洲的飛航，如非他們獨一目的，卻是主要目的，特欲順過北極而已。如僅到北極，直不足促動他們的興趣。

亞勉純與愛爾斯窩於三月二十六日（一九二六年）到羅馬。越三日，在飛船升懸那威國旗命名爲那威號。兩人復乘火車返澳斯麓，藉省時間，留以有用。

卻有惡意的人，漫說：那威號由羅馬飛至什皮斯伯更，比隨後超越北極區的飛行，尤爲危險。絃外之音，若謂亞勉純應亦參加首段的飛航。此是無稽之談，曷足深道。

詎知那威號的北航，殊不舒適，同航的那籍各人，受奇異的命令（諾比爾的命令），不得攜禦寒足用的衣服，冷凍欲殫。

那威號係於四月十日自羅馬起飛，次晨七時到第一停歇地那福克（Norfolk）的溥爾威（Pulham），深博羣衆的注意。

第二停降地爲澳斯麓，城中歡迎的點綴，一如他各地，而熱情成狂，更難自制。航員固樂此盛大的表示，而據氣候報告，又須速赴列寧格利（Leningrad），準備轉由瓦的沙（Vadso）前往什皮斯伯更。故祇有短促時間，出去排場。

抵俄後，以瓦的沙飛機場設備，須五月二日告竣，停留期久，參觀人盈千累萬。到五月二日，復以待候適宜的天氣，耽擱三日。及到瓦的沙，已爲五月六日上午五時三十分矣。而居民遑且翹盼，熱情可見。此際卻反以氣候正佳，須趕赴什皮斯伯更，數小時續上征程。七日早，飛近王灣。

現有一個問題了。累月建築的貯機屋已便否？幸霎時即找到，並見蒲爾（Commander Byrd）的福克飛機（Fokker machine）正擬往來北極，爲美利堅爭光。降落標（mooring-mark）亦在望，特氣候恬靜，無需此耳。

有一航員參加由羅馬飛至什皮斯伯更者，曾說：「吾儕約二十四小時不睡，倦甚。拋擲羈泊繩，

給地面人繩引，機被漸漸牽下。……那威號於七時安放貯機屋中。第一段七千六百公里的飛程告終，而更惡的段落，尙待繼至。」

亞勉純於此遇蒲爾，亦猶史哥治在南冰洋遇亞勉純。或謂：亞勉純、愛爾斯窩並不歡迎蒲爾，而亞鄭重否認此言。蓋蒲爾以北極爲目的。亞勉純以亞拉斯加爲目的。「而北極特爲有趣味的偶經地點。」彼此自無競爭問題的存在。有勸亞宜先赴北極者，亞無懷疑的予以拒辭。

五月九日早蒲爾由約瑟灘 (Josephine Ford) 起飛，亞勉純、愛爾斯窩，一本良心，爲之禱祝。繼此十七小時，常常互問：「倘他不歸，如何辦理？」

獨一的答復，卽那威號應飛去尋覓，而大飛航的計劃，必須拋棄或展延。嗣蒲爾成功飛還，最欣慰的人，便是亞勉純，光明磊落的襟懷，絕無齷齪嫉妬的觀念。

## 第二十二章 一洲至一洲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早，那威號開始大飛航。亞勉純的摯友如翁第爾、維斯丁、呂東·拉遜均隨。呂駕駛。

亞的職務，如無特別意外事件，專司觀察。注意飛過地區的狀況。雖非緊張工作，卻極勞神。

啓飛之初，氣候尙宜。蒲爾的福克機飛送一時餘，始任那威號獨上征程，由亞老眼所看，冰塊紛錯的情狀，一如前年。在什皮斯伯更至亞拉斯加的全程中，找不得可降落的一地。

特此次飛航，比Z-15號的飛航，狀況迥別。此役有無線電等等設備，比較安心。而昔時倘遭不測，只有同歸於盡。

亞說：「吾人又輕易，又安全，飛過去年所到最高的北緯八十七度四十三分。作何感想，誠難描寫……俯瞰癰腫的冰野，卻是飛過，不是站立其上，快慰無垠。」

午夜適逢愛爾斯窩誕辰，用簡單禮節，爲他上壽。五月十二日上午一時二十五分航經北極，首

擲那威國旗，再擲美利堅花旗，再擲義大利的國旗，布告穿極的成功。生日而在北極擲國旗，殆以愛爾斯窩爲空前絕後的人，他倍覺榮幸。

還有幸處：前在霧中摸索。及到達北極之頃，寰宇清澄。呂東·拉遜因而得施觀測。

踰數小時，霧氣重來。自早八時半至晚六時，濕霧凝冰，嚙着飛船外面金屬的部分。冰一鬆解，吸入旋葉，又回打汽囊 (balloon envelope) 的薄面，而須時時修理。

幸諸事尚順利。五月十三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亞勉純的另一夢想，又已成真。望見港灣那邊陸地了，初時雖未確知爲何處。而無疑的，「飛航已完竣，目的已到達。」

轉瞬飛到萬和賴特上空。亞勉純與翁第爾於一九二二至二三年曾遊此處，自然認識。繼續飛航，霧又密合。維斯丁管總舵 (the main rudder)，亞勉純引港。亞說：「此項職務，在海上與空中，大不相同。習於海上者，昧於空中。風暴、霧氣之交乘，益使『引港』的地位，無足羨妬。」

汽油漸缺了，長程多失眠，各航員倦不可支。五月十四日上午七時，願不得飛至何方，縱不能覓原擬降落點，亦必須找一處着陸。

於時望見一村，地面的冰，尚不十分險惡。大衆決必試行下降。用絕妙的技術，安穩落地。

計那威號在七十二小時中，飛越三千三百九十一哩，乃在亞拉斯加的梯爾禮（Teller）停止。居民乍覩此怪船，不勝驚訝。

原擬降落地爲惱蒙，距此尚五十餘哩。惱蒙人已籌備大歡迎，深感不快。雖告以船與人的安全，宜先顧及。而此種解釋，總不蒙諒解。

亞勉純置飛船於梯爾禮，偕愛爾斯窩急赴惱蒙。其餘航員，旋亦來集。六月十二日維多利亞號船自西雅圖來。又四日亞率同伴啓程。此役足資紀念之事，爲他們一生所難健忘。

六月二十七日維多利亞號駛進集灣（Pigeon Sound），旋達西雅圖的亞拉斯加船公司碼頭。民衆歡迎的熱烈，達於沸點。特有一小事，至爲可笑，可以一述。亞勉純與他的朋友穿「普通金鑲工人的衣」，而諾比爾竟用他預攜的校官盛服，刻意相形，引起激怒。迴憶搭乘那威號的那籍人，除切實必需品外，禁帶餘物。而諾比爾竟密存沉重軍服而來，益覺不情矣。

隊來自西雅圖搭大北公司的東方特別快車（Great Northern's Oriental Express）直達

芝加哥 (Chicago), 生活豪奢, 又「如乞丐作王公……一路是凱旋的排列。」

美國之崇拜偉人, 誠非他邦可比。電報頻來, 請那威號的英雄, 於車中倚窗示衆, 俾快瞻仰。南送客塔 (South Dakota) 的尼納 (Ninot), 聖波爾 (St. Paul) 及米里也卜立斯 (Minneapolis) 各地, 直以恭迓元首的儀式, 優禮上賓。

自芝加哥換特別快車, 轉往紐約。七月三日早, 到達。亞勉純說: 「此地設隆盛的歡會等候吾人, 尤使吾人深深感動者, 乃看見什皮斯伯更的良友——蒲爾船長——領率大隊, 鼓吹音樂, 到大車站, 傾誠相接。此是過美途程的華貴結束。」

踰數小時, 亞與數侶伴, 登歸那的伯更汶號 (the Bergensfjord) 船, 爲那美艦公司的貴客。航程歡暢, 亦復如度令節。

抵伯更, 既有大歡迎會, 而轉赴澳斯麓時, 更有震天動地的歡送。

那京之歡迎, 自不甘居人後。其情景真令人永誌弗諼。最後那王偕太子開殿召見, 遠征隊繪音溫慰, 寵錫爵秩勳章, 以示崇德報功的至意。

## 第二十三章 末次飛航

一九二六年七月，亞勉純已五十四齡矣。邦人爲他慶祝，擊鼓摩肩，手舞足蹈。亞與南申爲并世探險家兩巨擘，並立場中，兩人丰采尤爲獻壽羣衆所樂瞻仰。

南申滔滔演講，對此屢代母國爭光且能激勸他人繼續爲國建設的英豪，深致欽崇。

那威號航前，亞曾廣播演詞，對「童年景仰之人」，表示感佩。現復向他的「先生」鳴謝。亞說：南申的姓名「燦若辰星，足導那威青年，樹功立業。」

亞展伸那威號所飄揚的國旗，續說：「我常自問，何物驅我長征，卽是此國旗驅使我。」他的話，誠由心坎吐出。

兩探險家爲人，不必盡同。南申生性，扶弱國，捍強權。盡他餘生，對被摧殘的國家所蒙戰後的餘殃，力圖挽救。

亞的眼光，雖不若是廣大。同情心，雖不若是廣泛，卻盡忠報國，而對那威的將來，抱無限的希望。

兩人之同深愛國，又均樂讚其他探險家的美德，則如自一模鑄出也。南申之於亞，如父教子，亞則如「孝子」，亦步亦趨，唯老人之言是聽，二人的關係，在探險史中，美滿無憾。

且盛名爲毀譽所鍾，變化莫測。南申爲被踐踏民族所盡力者，在那若未受詬誶，亦已引起誤會。「保守黨以他爲共產黨，共產黨以他爲保守黨。」亞勉純名聲的揚抑，更使氣象紀變器，雖在風雨飄搖之中，持相較重，亦可失笑。何兩人遭遇之相同？

然亞時已思靜，無心於美譽。他自說：他覺得進取探險的事業，今當留待後生，他因經濟問題，尚須注意，將退隱而理私事。特他所稱爲「退隱」，在他人仍爲奇苦的工作。

自North號奇驚的航程告竣，我的北極飛航一書，得呂東·拉遜、愛爾斯窩及迭士取遜的協助，早已出版。現復回那威，愛爾斯窩與亞勉純得呂東·拉遜各人的贊襄，立又去寫第一次飛越北極洋一書。

未幾亞勉純赴日本，亦最受歡迎，到處遍懸那威旗幟。由過客觀之，幾錯認爲日本的國旗。天皇引見，厚頒珍品，扶桑三島發了那威狂一樣。在遠東而能爲國增光至此，那威真可謂有人。

繼此數月，亞費神耗時，而與諾比爾鬭爭。其內容備見於我的探險生涯，無庸冗述。

略言之：亞諾關係，一向不快。當那威號的飛航，諾不滿於那人的勞役，已起齟齬。凡讀亞之書者，對他筆戰，無不憾惜。蓋英雄相配，獨有啖屍的悍魔，方樂顧盼也。

亞以國家及朋輩的榮譽，受人毀傷，起而辯護。措詞明晰，老嫗都解。故亞一生為朋友所信賴。呂東·拉遜伴亞作第二次飛航後，曾言：

「兩度的遠征，可合成一役。什皮斯伯更——北極——亞拉斯加的探險，已告竣事。此兩年誠辛苦。始終引為歡慰者，得追隨亞，勉強服勞而已。」

此實肺腑中言，餘固不必枚舉。

亞在生命結束前數月，許多爭論，相繼發生。自令恬退的人，憂讒畏譏，杜門韜匿。如此憾事，誠不可以思。

特有時舊興重尋，他頗自慰。譬如韋爾欽 (Wilkins)、艾爾遜 (Erlson) 於一九二八年春，作亞拉斯加至什皮斯伯更的飛航，亞所佩踐。今兩人作客於亞，而亞彌覺家居之足樂。亞又以那威航

空俱樂部主席的資格，以最榮耀的金牌奉贈兩人。

地理學社旋在澳斯麓運動場開歡迎會，由亞致詞，介紹章、艾於羣衆。此回乃亞匿迹多月以來，初次出現於公場，聽衆卻借此機會，對亞表示敬意與同情。歡聲漸沉，亞恭賀章、艾創立四項紀錄。

1. 由亞拉斯加飛到什皮斯伯更；

2. 飛越面積，比任何人更廣；

3. 證明北極周圍無陸地；

4. 不去北極，免赴他人前到地點，徒費時光。

大會正在進行，忽來電信，電告：五月二十三日諾比爾乘義大利號飛船出探北極區域，中途遇險。

亞是備嘗艱險的人，作何感想，自易料知。對於諾比爾的宿憤，立時棄捐。有問亞願否贊助營救他的應允極迅速，又極確定。

那威探險家共商辦法。亞主用水上機，並自願効力。因適用的機，累日尋覓不得，亞忍不可耐，選

取曾經法國卓越飛航家吉爾保 (Captain Gilbard) 駕駛的拉選式 (the Latham type) 水上機，權應急需。

亞離澳斯麓時，全那若狂。而往救義大利號航員，事出驚奇，更引起國外同情與注意。

可憾者所得的機，非適用之物。迭士取遜在伯爾更檢驗時，已經察知，並已說過。徒以時難再緩，決冒險飛航。

維斯丁、迭士取遜均切望追隨，以載物過重，維留不得行。拉選號於六月十八日（一九二八年）自渡浪沙飛空。踰數小時，陸上曾接牠無線電。

繼此則爲大靜寂，冒險救人的勇士，已畢其命矣。

亞在拉選號航前曾談及諾比爾的人，並說：「他之所求者悉在我。」設使亞能救出夙所交惡的人，則必捐嫌歸好，是何情景。然而斯願不可得而償也。亞生平屢言，願以身殉事，今已求仁得仁矣。羣衆聞耗，捐資派遣救濟隊。世上救難的肫誠，實爲佛蘭克林以來所僅見。

無如百般努力，均不收功。維斯丁爲忠誠的朋友，勇敢的探險家，亦北飛去覓親愛的夥伴，逮秋

風颳發，踪跡毫無，不得不拋棄希望。

水上機的殘物，固拾得若干。而出險在於何時何地，迄今無由得知。

然因救人而捐軀，乃哀榮的終局。亞勉純獻身探險，此死亦復得當。

亞曾奏大功，又曾遭大失望。而無論運之屯否，而對國對友，忠誠無比。故知亞最深着，亦愛亞最篤。

處此毀譽無端的世界，亞勉純所能自證爲人的價值，於此殆亦論定。

## 附錄

### 表一 亞勉純大事

- 一八七二年七月十六日在澳斯麓附近 Bundeljord 生。
- 一九〇三年六月十六日乘約亞號航往探西北航路。
-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通過西北航路。
- 一九〇九年聞波里已到北極，亞勉純變計赴南極。
- 一九一〇年八月九日乘佛蘭蒙號船往探南極。
-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九日自鯨魚灣出發探極。
-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七日過南緯八十八度二十三分，打破札屈東南行紀錄。
-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過南極。

一九一二年一月六日回到冰田。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回到佛蘭亨。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日開航。

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到卜納札立。

一九一二年六月七日歸那。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乘茂德號船赴北冰洋。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起在第爾林港與茂德號脫離遠征的關係。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亞勉純與愛爾斯窩分率 *Nearby* 及 *Nearby* 飛機自什皮斯伯更起

飛。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遇險。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脫險飛空，未至什皮斯伯更，而在北角強逼降落。遇船搭赴王灣。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一日乘那威號飛機，作北極大飛航。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午一時二十五分過北極。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上午六時四十五分見陸。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上午七時降落於梯爾禮。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因飛救諾比爾，遇險捐軀，年五十六歲。

表二 佛蘭蒙號各次遠征

| 次數  | 遠征領袖          | 年         | 時 | 目的地 |
|-----|---------------|-----------|---|-----|
| 第一次 | 南申(Nansen)    | 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 |   | 北冰洋 |
| 第二次 | 索都率(Syrdrup)  | 一八九八至一九〇二 |   | 格林蘭 |
| 第三次 | 亞勉純(Amundson) |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 |   | 南冰洋 |

此船今存那威京城，蓋屋遮蔽，自成一博物館。方一九四〇年德國侵那，戈林(Göring)命令德空軍隊注意保全之。

表三 各役探險重要組員

(甲) 西北航路探險

(1) 亞勉純

(2) 漢森上尉

(3) 隆德

(4) 烏裏式白

(5) 漢森黑米爾

(6) 委弋

(7) 林斯都隴

(乙) 南極探險

陸 隊

海 隊

(1) 亞勉純

尼耳遜及航員

(2) 漢森黑米爾

(3) 維斯丁

赴南極隊

(4) 夏述爾

(5) 比阿蘭

(6) 普勒斯圖魯

(7) 司德保拉

(8) 林斯都隴

(9) 約漢森

赴鯨魚灣探險隊

(丙) 茂德號遠征隊

航員共十人，而始終其事者四人。

(1) 亞勉純 (2) 維斯丁

(3) 索都率

(4) 武倫欽

(丁) N-23 及 N-24 號飛航

(1) 亞勉純

(2) 呂束·拉遜 } N-24

(4) 愛爾斯窩

(5) 迭士取遜 } N-25

(3) 霍主特

(6) 翁第爾

(戊) 那威號飛航

(1) 亞勉純 (2) 愛爾斯窩

(3) 翁第爾

(4) 維斯丁

(5) 呂束·拉遜 (6) 諾比爾

越過北極而至美洲。

表四 冰雪特別名稱

大冰屏 (great ice barrier)

冰山 (iceberg)

冰區 (ice-field)

冰墜 (ice-lane)

冰帶 (ice-belt)

冰田 (glacier)

冰罅 (crevasse)

冰邱 (hummock)

冰堆 (haycock)

冰浪 (ice-waves)

冰岩 (ice-floe)

冰牆 (ice-wall)



冰壑潭壑 (basin)

風暴 (storm)

風蔭處 (lee)

雪壽 (susturugi)

雪質標語塔 (snow beacon)

魑魅舞場 (the Devil's Ballroom)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初版

(94146)

# 南北極探險家亞勉純傳一冊

Rould Amundsen—Explorer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

原著者 Charles Turtley  
譯述者 邵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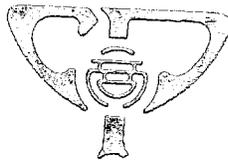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啓

44769  
10/0



748  
4C1